



列傳卷第五十三

宋史二百九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掌禹錫

蘇紳

王洙

子欽臣

胥偃

柳植

聶冠卿

馮元

趙師民

張錫

張揆

楊安國

掌禹錫字唐卿許州鄆城人中進士第為道州司理
參軍試身言書判第一改大理寺丞累遷尚書屯田
員外郎通判并州擢知廬州未行丁度薦為侍御史

上疏請嚴備西羌時議舉兵禹錫引周宣薄伐爲得漢武遠討爲失且建畫增步卒省騎兵舊法薦舉邊吏貪賊皆同坐禹錫奏謂使貪使愚用兵之法也若舉邊吏必兼責士節則莫敢薦矣材武者孰從而進哉後遂更其法出提點河東刑獄杜衍薦召試爲集賢校理改直集賢院兼崇文院檢討歷三司度支判官判理欠司同理勾國子監歷判司農太常寺數考試開封國學進士命題皆竒奧士子憚之目爲難題掌公遷光祿卿改直祕閣英宗即位自祕書監遷太子賓客御史劾禹錫老病不任事帝憐其博學多記

今召至中書示以彈文禹錫惶怖自請遂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禹錫矜慎畏法居家勤儉至自舉几案嘗預修皇祐方域圖志地理新書奏對帝前王洙推其稽考有勞賜三品服及校正類篇神農本草載藥石之名狀爲圖經喜命術自推直生日年庚寅日乙酉時壬午當易之歸妹困震初中末三卦以世應飛伏納五甲行軌析數推之卦得二十五少分三卦合七十五年約半祿秩筭數盡於此矣著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集解十卷好儲書所記極博然迂漫不能達其要常乘駑馬衣冠汗垢言語舉止多可笑僚屬

或慢侮之過間巷人指以爲戲云

蘇紳字儀甫泉州晉江人進士及第歷宜復安三州推官改大理寺丞母喪寓揚州州將盛度以文學自負見其文大驚自以爲不及由是知名再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徙揚州歸上十議進直史館爲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判官時衆星西流并代地大震方春而雷詔求直言紳上疏極言時事安化蠻蒙光月率衆寇宜州敗官軍殺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紳上言曰國家比以西北二邊爲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誠不可

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本末安化地幅員數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千人然而敢肆侵擾非特其險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唯安撫都監馬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桂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故王志不得逞蠻人畏伏其名至今言者猶惜之使當時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躪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於此朝廷黨不以此時加兵則無以創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爲馭自致喪

敗然銜冤負耻當有以刷除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壤土磽确資蓄虛乏刀耕火種以為餽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湖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略同請速發詣宜州策應而以他兵代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今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其出路轉粟補卒為曠日持久之計何得便利即圖深入可以傾蕩巢穴杜絕蹊逕縱使奔迸林莽亦且壞其室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略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然

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其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優賞以金帛計若出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况廣西溪峒荆湖川峽蠻落甚多大抵好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讐可保數十年無俶擾之虞矣朝廷施用其策遣馮伸巳守桂州經制之蠻遂平又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褒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非其才而在顯位者不妄與人官

宋史列傳卷五十三 四
非惜寵也蓋官非其人則不肖者逞不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非特如此而已則又敗國傷政納侮詒患上干天氣下戾人心災異旣興妖孽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天氣赤黃及丁傳封而其變亦然楊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一日慎選擇今內外之臣序年遷改以為官濫而復有論述微効援此希進者朝臣則有升監司使臣則有授橫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並甄錄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為賞矣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賢

助國為官擇人之道若要官闕人宜如祖宗故事取班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一二人述其才能德業陛下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效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得選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三人今止當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三人升朝官舉三人今則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統屬皆得奏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服章朝班中執枝之人與丞郎清望同佩金

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賢才加禮
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儀正
矣五曰適才宜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
五品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
部三班院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
惟以資歷深淺爲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
肖有別不可得也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
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
主判官付之以事權責成其選事若以爲格例之設
人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

薦選人錢若水等三人並遷朝官爲真館其非才亦
許奏殿如唐盧從愿爲吏部非才實者並令罷選十
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
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負外郎中以上爲刺史團練
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管限以文
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
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
才弓馬兼書筭策略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
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之不慮
不爲用也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姦邪謂之去惡

宋史列傳卷五十三
六
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
蔽則無以稔其慝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
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圮
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
賢臣願監此而不使舉毀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逞志
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修預備國家承平天下
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
甚可恠也往者明道初蟲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
饑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
年稍稔流亡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之道莫若

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
明教化欲民之利則為之去兼并禁游末恤其疾苦
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
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釋之蠹
絕奢靡之滯塞凋偽之原則國食足矣民足於下國
富於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帝嘉納之進史館
修撰擢知制誥入翰林為學士再遷尚書禮部郎中
王素歐陽脩為諫官數言事紳忌之會京師閔雨紳
請對言洪範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又厥咎僭厥罰
常賜蓋言國之號令不專於上威福之柄或移臣下

虛譁憤亂故其咎僭又曰庶位踰節茲謂僭刑賞妄
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賜今朝大號今有
不一者庶位有踰節而陵上者刑賞有妄加於下
者下人有謀而僭上者此而不思雖禱于上下神祇
殆非天意紳意以指諫官諫官亦言紳舉御史馬端
非其人改龍圖閣學士知楊州復為翰林學士史館
修撰權判尚書省紳銳於進取善中傷人陰中王德
用其疏至有宅枕乾岡貌類藝祖之語帝惡之匿其
疏不下遂出紳以吏部郎中改侍讀學士集賢殿脩
撰知河陽徙河中未行感疾為醫者有藥所悞猶力疾

答之已而卒紳博學多知言事嘗請罷連日視朝
復唐制朔望喚仗人閣間開便殿延對輔臣寬制舉
科格以收才傑選命諫員勿侵御史職事趙元昊反
請詔邊帥為入討之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
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
今邊兵止備陝西恐賊出不意窺河東卽麟府不可
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麟延與原州鎮戎軍皆當賊衝
而兵屯衆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戎軍則鄜延能應援
陝西屯卒太多未興為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
宜留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

盜不謹請增尉員益弓手籍其論利害甚多紳與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子頰別有傳

王洙字原叔應天宋城人少聰悟博學記問過人初舉進士與郭稹同保人有告稹冒祖母禫主司欲脫洙連坐之法召謂曰不保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遂與稹俱罷再舉中甲科補舒城縣尉坐覆縣民鍾元殺妻不實免官後調富川縣主簿晏殊留守南京厚遇之薦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說書改直講校史記漢書擢史館檢討同知太常禮院為天章閣侍

講專讀寶訓要言於邇英閣累遷太常博士同管勾國子監預修崇文總目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修國朝會要加直龍圖閣權同判太常寺坐赴進奏院賽神與女妓雜坐為御史劾奏黜知濠州徙襄州會貝卒叛州郡皆恟恟襄佐史請罷教閱士不聽又請毋給真兵洙曰此正使人不安也命給庫兵教閱如常日人無敢譁者徙徐州時京東饑朝廷議塞商胡賦榷薪輸半而罷塞洙命更其餘為穀粟誘願輸者以舖流民因募其壯者為兵得千餘人盜賊衰息有司上其最為京東第一徙亳州復為天章閣侍講史館

檢討帝將祀明堂宋祁言明堂度久不講洙有禮學願得同具其儀詔還洙太常再遷兵部員外郎命撰太饗明堂記除史館修撰遷知制誥詔諸儒定雅樂久未決洙與胡瑗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皇祐五年有事於南郊勸上用新樂既而議者多非之卒不復用夏竦卒賜諡文獻洙當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不當與僖祖同諡因言前有司諡王溥爲文獻章得象爲文憲字雖異而音同皆當改於是太常更諡竦文莊而溥得象皆易諡嘗使契丹至鞞淀契丹令劉六符來伴宴且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

寫聖容以歸欲持至館中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嘗言天下田稅不均請用郭諮孫琳千步開方法頒州縣以均其稅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溫成皇后洙鈞據非禮陰與內待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劉沆在中書喜其助已擢洙爲翰林學士既而溫成卽園立廟且欲用樂詔禮院議禮官論未一洙令禮直官填印紙上議請用樂朝廷從其說禮官吳充鞠直鄉移文開封府治禮直官擅發印紙罪知府蔡襄釋不問而諫官范鎮疏禮院議園陵前後不一請詰所

以御史繼論之不已宰相意充等風言者皆罷斥既而洙以兄子堯臣參知政事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罷一學士換二學士且兼講讀前此未嘗有也是歲京東河北秋大稔洙言近年邊糴增虛價數倍雖復稍延日月之期而終償以實錢及山澤之物以致三司財用之蹙請借內藏庫禁錢乘時和糴京東河北之粟以供邊食可以坐紓便糴之急又言近時選諫官御史凡執政之臣嘗所薦者皆不與選且士之飭身勵行稍爲大臣所知反置而不用甚可惜也及得疾踰月帝遣使問疾少間否能起侍經席乎時不

能起矣洙汎覽傳記至圖緯方技陰陽五行筭數音律詁訓篆隸之學無所不通及卒賜謚曰文御史吳中復言官不得應謚乃止預修集韻祖宗故事三朝經武聖略鄉兵制度著易傳十卷雜文千有餘篇子欽臣

欽臣字仲至清亮有志操以文贄歐陽脩脩器重之用蔭入官文彥博薦試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陝西轉運副使元祐初爲工部員外郎奉使高麗還進太僕少卿遷祕書少監開封尹錢勰入對哲宗言比閱書詔殊不滿人意誰可爲學士者勰以欽臣對哲宗

先史及傳卷五十三
二
曰章惇不喜乃以總爲學士欽臣領開封改集賢殿
修撰知和州徙饒州斥提舉太平觀徽宗立復待制
知成德軍卒年六十七欽臣平生爲文至多所交盡
名士性嗜古藏書數萬卷手自讐正世稱善本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
爲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
通判湖舒二州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南曹知太常禮
院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旣
封彌卷者輒發視擇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
郎監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林特知許州

避通判州事徙知漢陽軍還判三司度支勾院脩起
居注累遷尚書刑部員外郎遂知制誥遷工部郎中
入翰林爲學士權知開封府忻州地震偃以爲地震
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澤日
蕃此陽不勝陰之効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邊塞趙元
昊朝貢不至偃曰遽討之太暴官遣使問其不臣狀待
其辭屈而后加兵則其不直者在彼而王師之出有
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
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時
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若之咎請從未減

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遺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之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為斷偃請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為令嘗與謝絳受詔試中書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亟焚之歐陽脩始見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

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子元衡有學行能自立為尚書都官員外郎并其子茂諱咸早卒偃妻直史館約之妹與元衡婦韓茂諱婦謝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柳植字子春真州人少貧自奮為學從祖開頗器之舉進士甲科為大理評事通判滁州遷著作郎直集賢院知秀州除三司度支判官出知宣州擢修起居注知制誥求知蘇州徙杭州累遷尚書工部員外郎中召還為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既而以

疾辭改侍讀學士知鄧州遷給事中移潁州先是張海郭邈山叛京西攻掠縣鎮而光化卒邵興亦率其徒作亂逐官吏取庫兵而去時植領京西安撫使生賊發部中不能察降右諫議大夫知黃州久之復其官坐薦張得一落職未幾復其職如故歷知壽亳蔡揚四州分司西京遂致仕累遷吏部侍郎卒植平居畏慎寡言笑所至官舍蔬菓不輒採家無長物時稱其廉

聶冠卿字長孺歙州新安人五世祖師道楊行密版奏號問政先生鴻臚卿冠卿舉進士授連州軍事推

官楊億愛其文章於是大臣交薦召試學士院校勘館閣書籍遷大理寺丞爲集賢校理通判蘄州坐嘗校十代興亡論謬誤落職再遷太常博士復集賢校理言天下旬奏獄雖笞杖並覆而徒流不繫獄者廼不以聞非所以矜慎刑罰之意請自今罷覆笞杖罪自徒以上雖不繫獄亦奏覆從之判登聞鼓院歷開封府判官三司鹽鐵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初翰林侍講學士馮元修大樂命冠卿檢閱事迹又預撰景祐廣樂記特遷刑部郎中直集賢院以兵部郎中知制誥判太常禮院糾察刑獄奉

使契丹其主謂曰君家先世奉道子孫固有昌者嘗
觀所著蘄春集詞極清麗因自擊毬縱飲命冠卿賦
詩禮遇甚厚還同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入翰林爲
學士母亡起復判昭文館未幾兼侍讀學士冠卿每
進讀左氏春秋必引尊王黜霸之義以諷一日墜笏
上前帝憫冠卿喪毀羸瘠旣退賜禁中湯劑未幾告
歸葬親至揚州卒詔以其弟太常博士世卿通判宣
州初世卿監延豐倉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
其可辨者云公先世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世於江
濱又云昭王大丞相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雞駭飛其

年九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有五冠卿始見而惡之至
是校所卒歲月及其享年無少異者冠卿嗜學好古
手未嘗釋卷尤工詩有蘄春集十卷

論曰學士大夫異於衆人者以操行修爾詩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不可不慎也禹錫迂陋不知止
足之戒取譏當世紳急進喜傾洙阿諛附會晚節污
變卒忘平生之學偃之恬正植之廉介冠卿之雅尚
其列侍從庶亡愧焉

馮元字道宗高祖禧唐末官廣州以術數仕劉氏傳
三世至父邴廣南平入朝爲保章正元幼從崔頤正

孫奭爲五經大義與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主善羣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友進士中第授江陰尉時詔流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謝泌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通耶對曰達者一以貫之更問疑義辯析無滯補國子監講書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羣子弟侍聽因薦之真宗試進士殿中召元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爲泰者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化帝悅未幾遷太子中允直龍圖閣詔

預內朝直龍圖閣預內朝自此始天禧初數與查遂李虛已李行簡入講易於宣和門比閣遷太常丞兼判禮部吏部南曹皇子爲壽春郡王王旦又薦元宜講經資善堂帝以元少更用崔遵度會遵度卒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仁宗卽位遷戶部員外郎爲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自是仁宗益嚮學歷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判登聞檢院同判國子監故事國子監多宿儒典領後頗用公卿子弟任均管庫及奭元並命士議悅服同知貢舉進龍圖閣學士預修三朝正史爲翰林學士判都省三班

院史館修撰判流內銓兼羣牧使四遷給事中明道
元年當監護宸妃葬事及帝親政追冊宸妃爲莊懿
皇后改葬永定陵旣發壙而流泉沮洳言者以監護
不職罷翰林學士知河陽王曾爲言元東朝舊臣不
宜以細故棄外卽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遷禮部侍郎
知審官院復判禮院國子監上金華五箴賜書褒答
修景祐廣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足疾氣悍屬李淑
宋祁爲銘誌卒贈本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不治
聲名非慶弔未嘗過謁二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
皆案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生
誦說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尤精易初
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紺蓮華與元吞之且曰
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日一誦易無子以兄
之子諱爲後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九歲能屬文舉進士第
孫奭辟兗州說書領諸城主簿師民學問精博奭自
以爲不及夏竦尤所奇重稱爲盛德君子論其文行
願回兩子恩授以京秩除齊州推官青州教授更天
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張觀宋郊王堯
臣龐籍韓琦明鎬列薦爲國子監直講兼潤冀二王

宋史列傳卷五十三
宮教授改著作佐郎宗正寺主簿加崇文院檢討崇
正殿說書遷宗正丞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
陳十五事一曰咨輔相二曰命將帥三曰東侍從四
曰擇守宰五曰治軍旅六曰修邊防七曰求諫諍八
曰延講誦九曰革貢舉十曰久官政十一曰謹財用
十二曰不遺年十三曰容誹謗十四曰除忌諱十五
曰慎出令因獻勸講箴明年春帝遂御迎陽門召近
臣觀圖畫復命講讀經史師民見朝廷厭兵屈意以
招元昊內不能平乃上言請任方面以圖報効遷天
章閣侍講同知貢舉進待制同判宗正寺嘗講詩如

彼泉流曰水之初出喻王政之發順行則通通故清
潔逆亂則壅壅故濁敗賢人用則王政通而世清平
邪人進則王澤壅而世濁敗幽王失道用邪紂正正
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而淪於汙濁
也帝曰水何以喻政對曰水者順行而潤下利萬物
故以喻政此於比興義最大後講論語問修文德曰
文者經天緯地之總稱君人之道撫之以仁制之以
義接之以禮講之以信皆是帝曰然其所先者無若
信也曰信者天下之大本仁義禮樂皆必由之此實
至道之要復問鑽燧改火曰古之聖王舉動必順天

時所以四時變火隨木色近世漸務苟簡以爲非治具而遂廢之至其萬事皆不如古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曰聖哲之道舍覆廣大與天地參善者有以進德惡者俾之改行子張之言爲優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帝悅曰何其所記如此在經筵十餘年甚見器異嘗盛夏屬疾家居帝飛白書團扇爲和平字賜以寄意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日以儒林舊德將行上疏曰近覩太陽食於正朔此雖陰陽之事亦慮是天意欲

以感動聖心臣非瞽史不知天道但率愚意言之其月在亥亥為水水為正陰其日在丙丙為正陽月掩日陰侵陽下蔽上之象也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謂以陰奸陽失其叙也又曰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謂下陵上侵其權也又曰皇父卿士番惟司徒家伯維宰中允膳夫絜子內史蹶維趣馬禡維師氏謂大小之臣有不得其人者也宗周之間時王失德今而引喻蓋事有所譬固當不諱凡天之示象由人君有失不然則下蔽其上古人君之失不過暴虐怠慢奢侈縱放

不師古始捨是何失道之有今聖心慈仁恭勤儉約
自檢動循典禮如此自非下蒙上邪撓正使主恩不
下究而誰之咎歟望陛下朝夕咨于丞弼心膺之臣
泊左右近侍耳目之官其忠而純者與之慎東內外
百執事及州縣牧宰使主恩究于下不為群邪所蔽
塞則億兆之幸也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師民
淳靜剛敏舉止凝重幼喪父哀感不畜婢妾年四十
四始婚志尚清遠專以讀書為事性極慈恕勤於
吏治政有惠愛有奏蠲陝西旱租又欲論權酷諸敝
會仁宗不豫而止常患近世官失其守作正官名議

多不載有集三十卷子彥若試中書舍人

張錫字貺之其先京兆人曾祖山甫嘗從唐僖宗入
蜀蜀平徙家漢陽錫進士甲科為試秘書省校書郎
知南昌縣遷著作郎知新州初建學于州自是人始
知學再遷太常博士監染院詔選能吏治畿縣乃以
錫知東明始至令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
贖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樞密直學士李及薦
為監察御史丁謂貶崖州議還內地錫疏謂姦邪弄
國本與天下共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
雷州玉清昭應宮災連繫甚衆錫言天災反以罪人

恐重天怒願脩德以應之會論者衆獄遂解遷殿中
侍御史權三司鹽鐵判官出爲荆湖北路轉運使改
尚書兵部員外郎還判度支句院爲京東轉運使淄
青齊濮鄆諸州人冒耕河壩地數起爭訟錫命籍其
地收租絹歲二十餘萬訟者亦息判鹽鐵句院爲河
北轉運使改江淮制置發運使召兼侍御史知雜事
判大理寺權知諫院安撫利夔路歷度支鹽鐵副使
喪母起復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累遷右司郎中
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遷右諫議大夫知審官院
進翰林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國子監卒贈尚書工部
侍郎錫淳重清約雖貴奉養如少賤時讀書老而彌
篤初舉廣文館進士考官任隨以爲第一及隨死無
子錫屢明其家

張撥字貫之其先范陽人後徙齊州擢進士第歷北
海縣尉改大理寺丞以疾解官十年不出戶讀易因
通楊雄太玄經陳執中安撫京東薦揆經明行淳召
爲國子監直講徙諸王府侍講以尚書度支員外郎
直史館荆王府記室叅軍府罷權三司戶部判官上
所著太玄集解數萬言詔對邇英閣令撰著得斷首
且言斷首隼易之夬蓋以陽剛決陰柔君子進小人

退之象仁宗悅擢天章閣侍制兼侍讀累遷右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判太常寺一日進讀漢馬后傳至服大練抑止外家因言今妃族太盛不可不裁損使保其家帝嘉納之詔改王溥謚有議欲爲文忠者揆曰溥周之宰相國亡不能死安得爲忠乃謚爲文康加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刑院出知齊州卒贈尚書禮部侍郎揆性剛狷少容闊於世務然好讀書老而不倦與弟揆相友愛揆爲龍圖閣直學士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丘人父光輔居馬耆山學者多從受經州守王博文薦爲太學助教孫奭知兗州

又薦爲太常寺奉禮郎州學講書旣而奭與馮元薦安國爲國子監直講并召光輔至仁宗命說尚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願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悅欲留爲學官固辭以國子監丞老于家安國五經及第爲枝江縣尉後遷大理寺丞光輔教授兗州請監兗州酒稅徒監益州糧料院入爲國子監直講景祐初置崇政殿說書安國以國子博士預選久之進天章閣侍講直龍圖閣遂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皆兼侍講進翰林侍講學士庶判尚書刑部太常寺糾察在京刑獄累遷給

事中年七十餘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為主無他發明引喻鄙俚世或傳以為笑尤喜締書及注疏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延二十七年仁宗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嘗講易至鼎卦帝問九四象如何安國對九四上承至尊下應初爻任重非據故折足覆餗亦猶任得其人則雖重可勝非其人必有顛覆之患帝稱善又嘗講周官至大荒大扎則薄征緩刑因進言曰古所謂緩刑乃貫過誤之民爾今衆持兵仗取民廩食一切寬之恐無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迫於饑莩至起爲盜州縣旣不能振恤乃捕而殺之不亦甚乎嘗請書無逸篇於邇英閣之後屏帝曰朕不欲背聖人之言命蔡襄書無逸王洙書孝經四章列置左右論曰馮元質直博雅有古君子之風歐陽脩稱師民醇儒碩學在仁宗時並繇宿望先後執經勸講庶有所補益矣張錫清慎斂晦晚始見知揆及安國父子俱侍經幄考求其說亡過人者夫博習修潔之士潛德隱行不聞于世者多矣繇是言之士遇不遇豈非命哉

命若... 不聞于... 矣繼長言之十幾不幾... 財計... 其... 西... 益... 矣... 報... 謝... 謂... 曰... 言... 命... 蔡... 書... 矣... 王... 未... 書... 卷... 四... 章... 以... 置... 式... 書... 燕... 矣... 益... 矣... 國... 之... 野... 異... 亦... 曰... 知... 不... 始... 皆... 聖... 人... 之... 列... 傳... 卷... 第... 五... 十... 三... 亦... 其... 平... 嘗... 請...

列傳卷第五十四

宋史二百九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 桂國鑾國事節書君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梁簡其尹洙

孫甫

謝絳 子景温

備文夫葉清臣

楊察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少與兄源俱以儒學知名舉進士調正平縣主簿歷河南府戶曹參軍安國軍節度推官知光澤縣舉書判拔萃改山南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揚縣有能名用大臣薦召試為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敕榜朝堂戒百官為朋黨洙

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今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可苟免宰相怒落校勘復爲掌書記監唐州酒稅西北久安洙作敘燕息戍二篇以爲武備不可弛敘燕曰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強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強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入於契丹勢日熾大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始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王師伐蜀伐吳泰然不以兩河爲顧是趙魏足以制之明矣并寇旣平悉天下銳專力契丹不能攘尺寸地頭嘗以百萬衆駐趙魏訖敵退莫敢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衆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嘗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爲三壁于爭地犄角以疑其勢設覆以待其進邊壘素固驅民以守之俾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枝梧一也我衆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衆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

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棄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衆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衆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于外而本根不搖者晉敗也昔者六國各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衆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

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固而襲新造之勢徼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士大夫誦習謂百世不復用非甚妄者不談然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息成曰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之費亦已甚矣西戎爲寇遠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晉氏羌唐禿髮歷朝侵軼爲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功而勞弊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

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厚邠寧奉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有他警不可日輟去是十萬衆有增而無損期也國家厚利募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乘我薦飽我必濟師饋餼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垂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

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戶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質其賦無他易賦以帛名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徭民幸於此宗樂然隸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閱常若寇至以關內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兵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其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教士銳使虜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攝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

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策乎又爲迷亨審斷原刑敦學
矯察考績廣諫凡雜議共九篇上之趙元昊反大將
葛懷敏辟爲經略判官洙雖用懷敏辟尤爲韓琦所
深知頃之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略安
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復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
兵請便殿召對二府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
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
上兵省騎軍增步卒又上鬻爵令時詔問攻守之計
竦其二策令琦與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以洙爲集
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而仲淹持不可還至慶

州會任福敗于好水川因發慶州部將劉政銳卒數
千趨鎮戎軍赴救未至賊引去夏竦奏洙擅發兵降
通判濠州當時言者謂福之敗由參軍耿傳督戰太
急後得傳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洙以傳文吏無
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爲時所誣遂作憫忠辨誣二篇
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加直集賢院上奏
曰漢文帝盛德之主賈誼論當時事勢猶云可爲慟
哭孝武帝外制四夷以疆主威徐樂嚴安尚以陳勝
亡秦六卿篡晉爲戒三帝不以危亂滅亡爲諱故子
孫保有天下者十餘世秦二世時關東盜起或以反

者聞二世怒下吏或曰逐捕今盡不足憂乃悅隋煬
帝時四方兵起左右近臣皆隱賊數不以實聞或言
賊多者輒被詰二帝以危亂滅亡爲諱故秦隋宗社
數年爲丘墟陛下視今日天下之治孰與漢文威制
四夷孰與漢武國家基本仁德陛下慈孝愛民誠萬
萬於秦隋矣至於西有不臣之慮北有疆大之鄰非
制閭巷盜賊之勢也自西夏叛命四年並塞苦數擾
內地疲遠輸兵火于外而休息無期卒有乘弊而起
兵法所謂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當此之時陛下宜
夙夜憂懼所以慮事變而塞禍源也陛下延訪邊事

容納直言前世人主勤勞寬大未有能遠過者然未
聞以宗廟爲憂危亡爲懼此賤臣所以感憤於邑而
不已也何者今命令數更恩寵過濫賜與不節此三
者戒之慎之在陛下所行爾非有難動之勢也而因
循不革弊壞日甚臣謂陛下不以宗廟爲憂危亡爲
懼者以此夫命令者人主所以取信於下也異時民
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視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
爲不乂當更旣而信然此命令日輕於下也命令輕
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群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甚聽
之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忠

頗自詘其謀以為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夫爵賞
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
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臣聞唐氏政衰或母
后專制或妃主擅朝樹恩私黨名為斜封今陛下威
柄自出外戚內臣賢而才者當與大臣公議而進之
何必襲斜封之弊哉且使大臣從之則壞陛下綱紀
不從則沮陛下德音壞綱紀忠臣所不忍為沮德音
則威柄輕於上且盡公不阿朝廷所以責大臣今乃
自以私昵撓之而欲責大臣之不私難矣此恩寵過
濫之弊也夫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

御及伶官大醫之屬賜予過厚民間傳言內帑金帛
皆祖宗累朝積聚陛下用之不甚愛惜今之所存無
幾疎遠之人誠不能知內府豐匱之數但見取於民
者日煩卽知畜於公帑者不厚臣亦知國家自西方
宿兵用度寢廣帑藏之積未必悉為賜予所費然下
民不可家至而戶曉獨見陛下行事感動爾徃歲聞
邊將王珪以力戰賜金則無不悅服或見優人所得
過厚則徃徃憤歎人情不可不察此賜予不節之弊
也臣所論三事皆人人所共知近臣從諛而不言以
至今日方今非獨四夷之為患朝政日弊而陛下不

寤人心日危而陛下不知故臣願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惟深察秦隋惡聞忠言所以亡遠法漢王不諱危亂所以存日新盛德與民更始則天下幸甚仁宗嘉納之改太常丞知涇州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戩爲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滄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洙以爲前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不可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奏滄等督役如故洙不平遣人再召滄不至命張忠徃代之又不受於

是諭狄青械滄士廉下吏戩論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水洛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會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他罪而洙以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爲嘗自貸坐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天下莫不以爲湜文致之也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至商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構洙內剛外和博學有識度尤深於春秋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至宋初柳開

始爲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爲文簡而有法有集二十七卷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練習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盡當時利害又欲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費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洙亦去而得罪矣

孫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爲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杜衍辟爲永興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

衍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讌語甫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辟屬官得益友諸生亦多從甫學問徙知永昌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士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僞造交子多犯法欲廢不用甫曰交子可以僞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衍爲樞密副使薦于朝授秘閣校理是歲詔三館臣僚言事甫進十二事按祖宗故實校當世之治有所不逮者論述以爲諷諫名三聖政範改右正言時河

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甫推洪範五行傳
及前代變驗上䟽曰赤雪者赤青也人君舒緩之應
舒緩則政事弛賞罰差百官廢職所以召亂也晉太
康中河陰降赤雪時武帝怠於政事荒宴後宮每見
臣下多道常事不及經國遠圖故招赤青之怪終致
晉亂地震者陰之盛也陰之象臣也後宮也四夷也
三者不可過盛過盛則陰爲變而動矣忻州趙分地
震六年每震則有聲如雷前代地震未有如此之久
者惟唐高宗本封于晉及卽位晉州經歲地震宰相
不行成言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宜制於未萌其後

武昭儀專恣幾移唐祚天地災變固不虛應陛下救
紓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以肅
天下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謹戎備
則切責大臣使之預圖兵防熟計成敗制後宮則凡
掖庭非典掌御幸者盡出之且裁節其恩使無過分
此應天之實也時契丹西夏稍強後宮張脩媛寵幸
大臣專政甫以此諫焉又言脩媛寵恣市恩禍漸已
萌夫后者正嫡也其餘皆婢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
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
可悔帝曰用物在有司朕恨不知爾甫曰世謂諫臣

耳目官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陛下可自知也夏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曰宿兵以來國用空耗今若與之約和則邊兵可減科歛可省其爲利一也始契丹聲言嘗遣使諭西人使臣中國今和議旣成必恃其功去歲有割地之請朝廷已增歲賂若更有求將安拒之其爲害一也自承平四十年武事不飭及邊鄙有警而用不習之將不練之兵故久無成功然比來邊臣中材謀勇健者徃徃復出方在講訓不懈以張中國之風一旦因議和弛備復如曩日緩急必不可用其爲害二也自元昊拒命

終不敢深入關中者以唃廝囉等族不附慮爲後患也今中國與之和獲歲遺之厚彼必專力以制二蕃強大之勢自滋爲始其爲害三也且朝廷恃久安之勢法令紀綱弛而不葺及四戎累敗王師始議更張以救前弊今見戎人請和苟貪無事他時之患不可救矣其爲害四也凡利害之機願陛下熟圖之又言張子奭使夏州回元昊復稱臣然乞歲賣青鹽十萬石兼欲就京師互市諸物仍求增歲給之數臣以謂西鹽數萬石其直不下錢十餘萬緡况朝廷已許歲賜二十五萬若又許其賣鹽則與遺契丹物數相當

使契丹聞之則貪得之心生矣况自德明之時累乞放行青鹽先帝以其亂法不聽及請之不已追德明弟入質而許之是則以彼難從之事杜其意也蓋鹽中國之大利又西戎之鹽味勝解池所出而出產無窮既開其禁則流於民間無以隄防矣兼聞張子奭言元昊自拒命以來收結人心鈔掠所得旋給其衆兵力雖勝用度隨窘當此之時尤宜以計困之安得汲汲與和曲徇其請乎時陝西經略招討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還朝甫建議請詔琦等條四路將官能否爲上中下三等黜其最下者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

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水洛於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而甫不少假借其鯁亮不私如此甫嘗言參知政事陳執中不學亡術不可用帝難之由是求補外不許其後奏丁度因對求進用帝曰度未嘗請也度乞與甫辯且指甫爲宰相杜衍門人乃以右司諫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曰范公大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

伸於彼矣一切繩之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再遷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州徙晉州爲江東轉運使三司度支副使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爲侍讀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性勁果善持論有文集七卷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之時人言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

唐史藏秘閣

謝絳字希深其先陽夏人祖懿文爲杭州鹽官縣令葬富陽遂爲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爲梓

州權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攻陷州縣濤嘗畫守禦之計賊平以功遷觀察推官權知華陽縣亂亡之後田廬荒廢詔有能占田而倍入租者與之於是腴田悉爲豪右所占流民至無所歸濤收詔書悉以田還主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興國軍還以治行召對長春殿命試學士院會契丹入寇真宗議親征時曹濮多盜而契丹聲言趨齊鄆以濤知曹州屬縣賦稅多輸睢陽助兵食是歲霖潦百姓苦於轉送濤悉留不遣奏曰江淮漕運日過睢陽可取以餉軍願留曹賦繇廣濟河以饋京師轉運使論以爲不可詔從濤奏

嘗使蜀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疑以爲多濤曰
有罪願連坐之奉使舉官連坐自濤始久之用馮拯
薦復召試以尚書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遂兼侍御史
知雜事真宗山陵靈駕所經道路有司請悉壞城門
廬舍以過車輿象物濤言先帝車駕封祀儀物大備
猶不聞有所毀撤且遺詔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
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進直昭文
館累官至太子賓客絳以父任試祕書省校書郎舉
進士中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知汝陰縣善議論喜
談時事嘗論四民失業累數千言天禧中上疏謂宋

當以土德王天下時大理寺丞董行父請用天爲統
以金爲德詔兩制議皆言用土德則當越唐上承於
隋用金德則當越五代紹唐而太祖實受終周室豈
可弗遵傳繼之序絳行父議皆黜不用楊億薦絳文
章召試擢祕閣校理同判太常禮院丁母憂服除仁
宗卽位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宣祖非受
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請以真宗配之翰林學士承
旨李維以爲不可尋出通判常州天聖中天下水旱
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
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稿

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按洪範京房易傳皆以爲簡
祭祀逆天時則水不順下政令逆時水失其性則壞
國邑傷稼穡顛事者知誅罰絕理則大水殺人欲德
不用茲謂張厥灾荒上下皆蔽茲謂隔其咎旱天道
指類示戒大要如此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上塞時
變固宜策告殃咎變更理化下罪已之詔修順時之
令宣羣言以導壅斥近倖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
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
於大時爲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
爲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

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衆不出房闥豈能盡知
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剌之召吐片言之善朝夕左
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應不虛昔兩漢日食
地震水旱之變則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
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
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
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奸邪者易進守
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
之賢能分職受業而宰相方考資進吏無敢建白欲
德不用之應又可驗矣今陽驕莫解蟲孽漸熾河水

妄行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
至戒古者穀不登則虧膳灾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
墜願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
斥諱上聞譏切時病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歛勿崇
私恩更進直道宣德流化以休息天下至誠動乎上
大惠浹于下豈有時澤之艱哉仁宗嘉納之會修國
史以絳為編修官史成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時
濤官西京且老矣因請便養通判河南府又論唐室
農正史官之局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皇帝肇修
三館更立祕閣于昇龍門左親為飛白書額作贊刻

石閣下景德中國書寢廣真宗皇帝益以內帑四庫
二聖數嘗臨幸親加勞問遞宿廣內者有不時之召
人人力道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甚勤而名臣高位
繇此其選也往者遭遘延燔未遑中葺或引兩省故
事別建外館直舍卑喧民欄叢接太官衛尉供擬滋
削虧體傷風莫茲為甚陛下未嘗迂翠華降玉趾寥
寥冊府不聞輿馬之音曠有日矣議者以謂慕道不
篤於古待士少損於前士無延訪之勤而因循相尚
不自激策文雅漸弊竊為聖朝惜之願闢內館以恢
景德之制詔可絳雖在外猶數論事奏言近歲不逞

之徒託言數術以先生處士自名禿巾短褐內結權
倖外走州邑甚者矯誣詔書傲忽官吏請嚴禁止嘗
以墨敕賜封號者追還之還權開封府判官言蝗亘
田野全入郭郭跳擲官寺井園皆滿魯三書螟穀梁
以爲哀公用田賦虐取於民朝廷歛弛之法近於廉
平以臣愚所聞似吏不甚稱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
民有顯方面之執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爲術或辯
僞無實數蒙獎錄愚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
殊而同歸於弊夫爲國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
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

下舉任州守者使得自辟屬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
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事暮年條上理狀或
徙或留必有功化風迹異乎有司以資而任之者焉
漢時詔問京房災異可息之術房對以考功課吏臣
願陛下博訪理官除煩苛之命申敕計臣損聚歛之
役勿起大獄勿用躁人務靜安守淵默傳曰大侵之
禮百官備而不制言省事也如此而沴氣不弭嘉休
不至是靈意誦譎而聖言罔惑歟會郭皇后廢絳詩
白陳華引申后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
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上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

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爲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及二十餘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簿書不存則無所措置臣以謂不若推近及遠遞考歲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爲準也初詔罷織密花透背禁人服用且云自掖庭始旣而內人賜衣復取於有司又後苑作製玳瑁器索龜筒於市龜筒禁物也民間不得有而索不已絳皆論罷之又言號令數變則虧國體利害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五篇以父憂

去服除擢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太常禮院吏部擬官舊視職由有無不問多寡以是不均絳爲覈其實以多寡爲差其有名而無實者皆不用人以為便初改判禮院為知禮儀事自絳建請使契丹還請知鄧州距州百二十里有美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來遠而少利不及民濱堰築新土為防俗謂之墩者大小又十數歲數壞輒調民增築奸人蓄薪芟以時其急徃徃盜決堰墩百姓苦之絳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距城三里壅水注鉗廬陂溉田至三萬頃請復修之可罷州人歲役以水與民未就而卒年四十六絳以

文學知名一時為人修潔醞藉所至大興學舍嘗請諸郡立學在河南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數百人好施宗族喜賓客以故卒之日家無餘貲有文集五十卷子景初景溫景平景回景平好學著詩書傳說數十篇終秘書丞景回早卒

景溫字師直中進士第通判汝莫二州江東轉運判官興宣城百丈圩議者以為罪降通判知漣水軍神宗初知諫院邵亢直其前事徙真州提點江西刑獄歷京西淮南轉運使景溫平生未嘗仕中朝王安石與之善又景溫妹嫁其弟安禮乃驟擢為侍御史知

雜事安石方惡蘇軾景溫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朝廷下六路捕逮篙上水師窮其事訖無一實蘇頌等論李定不持母服景溫察安石指為解於前已而事下臺景溫難違衆議始云定當進服又言薛向不當得侍從王韶邊奏誣罔寢失安石意然猶以嘗助已但改直史館兼侍讀不敢拜出知鄧州踰年進陝西都轉運使以不奉司農約束改知鄧襄澶三州加直龍圖閣判將作監轉右諫議大夫知潭州章惇開五溪景溫協力招繁論功進官召拜禮部侍郎復出知洪州應天府瀛州元祐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永滿歲御史中丞劉摯言其非撥煩吏右司
諫王覲言瀛州妖婦李自稱事九仙聖母能與人通
語言談禍福景溫在郡爲所惑禮餉甚厚遣十兵挈
之入京數遣子慥至其處補李壻爲小史使出入官
府崇大聲勢至縱嬖妾之弟醉歐市人爲政若此尚
何惜而不加譴於是罷知蔡州三年初置權六曹尚
書以爲刑部劉安世復論之改知鄆州再歷永興軍
時章惇爲相景溫言元祐大臣改先帝之政并西夏
人偃蹇終未順命宜罷分畫以馬跡所至爲境惇用
其說徙知河陽卒年七十七

葉清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父參終光祿卿清臣幼
敏異好學善屬文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均奇所
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授太常
寺奉禮郎簽書蘇州觀察判官事還爲光祿寺丞集
賢校理通判太平州知秀州入判三司戶部勾院改
鹽鐵判官上言九事請遣使循行天下知民疾苦察
吏能否興大學選置博士許公卿大臣子弟補學生
重縣令諸科舉人取明大義責以策問省流外官無
得入仕聽武臣終三年之喪罷度僧廢讀經一業訓
兵練將慎出令簡條約詞多不載出知宣州累遷太

常丞同修起居注判三司鹽鐵勾院進直史館是冬
京師地震上疏曰天以陽動君之道也地以陰靜臣
之道也天動地靜至尊臣卑易此則亂地爲之震乃
十二月二日丙夜京師地震移刻而止定襄同日震
至五日不止壞廬寺殺人畜凡十之六大河之東彌
千五百里而及都下誠大異也屬者災惑犯南斗治
曆者相顧而駭陛下憂勤庶政方夏泰寧而一歲之
中災變仍見必有下失民望上戾天意者故垂戒以
敬迪清衷而陛下泰然不以爲異徒使內侍走四方
治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

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齟舌不敢議朝政者行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許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
降鑒而善應來集也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會
詔求直言清臣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清
臣請外爲兩浙轉運副使並太湖有民田豪右據上
游水不得泄而民不敢訴嘗建請疏盤龍匯滬瀆港
入於海民賴其利以右正言知制誥知審官院判國
子監時陝西用兵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
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驍將內無重兵舉西北二垂
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壯其中空洞了無一物脫

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
僭竊因循至於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
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
使蚩蚩之氓無所倚而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
之穿也今羗戎稍却變詐亡窮豈宜乘卽時之小安
忘前日之大辱又將泰然自處則後日視今猶今之
視前也元昊圍延州旣解去鈴轄內侍盧守勲與通
判計用章更訟于朝時內侍用事者多爲守勲游說
朝廷議薄守勲罪而流用章嶺南清臣上疏曰臣聞
衆議延州之圍盧守勲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

見元昊爲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爲事急不若退保鄜
州李康伯遂有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元昊退
守勲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沒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
卒之言一旦爲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
過於人先爲奏陳冀望取信正如黃德和誣奏劉平
欲免退走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勲事狀詔文彥
博置劾未分曲直而遽罪用章康伯特赦守勲此必
有議者結中人惑聖聽以爲方當用師邊陲不可輕
起大獄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
作案驗吏士何況擁兵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羗賊破

一縣擒二將大罪未戮又自蔽其過矯誣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懃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欵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望詔彥博鞫正其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懃之罪果白用章更寘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其後獄具守懃纔降湖北兵馬都監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初不在選中帝曰葉清臣才可用擢爲起居舍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事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

索有司不敢問乃爲合同以檢其出入清臣與宋庠鄭戩雅相善爲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踰年入翰林爲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勾當三班院丁父憂言者以清臣爲知兵請起守邊及服除宰相陳執中素不悅之卽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道由京師因請對改澶州進尚書戶部郎中知青州徙知永興軍浚三白渠溉田踰六千頃仁宗御天章閣召公卿出手詔問當世急務清臣聞之爲條對極論時政闕失其言多劇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息奔競此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醇厚人知止足宰相用儉佞

之士則貪榮冒進激成渾波面有職在管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日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官爲天子耳目今則不然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宮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爲訐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朱禧爲御史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

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訶譴擢爲諫官王達兩爲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劓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北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他所列利害甚衆會河決商湖北道艱食復以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而清臣所除止言權使自是分三等焉以戶部副使向傳式不職奏請出之皇祐元年春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邊之策清臣上對略曰陛下臨御天下二十八年未嘗一日自暇自逸而西夏契丹頻歲爲患者豈非將相大臣不得其人不能爲陛下張威德而攘

四夷乎昔王商在廷單于不敢仰視郅都臨代匈奴不敢犯邊今內則輔相寡謀綱紀不振外則兵不素練將不素蓄此外寇得以內侮也慶曆初劉六符來執政無術畧不能折衝罇俎以破其謀六符初亦疑大國之有人藏奸計而來發既見表裏遂肆陸梁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物永匱膏血以奉腥羶此有識之士所以爲國長太息也今詔問北使詣闕以伐西戎爲名卽有邀求何以答之臣聞誓書所載彼此無求况元昊叛邊累年致討契丹坐觀金鼓之出豈有毫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奸盟違約不亦

甚乎若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要之一戰以破其謀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不知咎或肆侵陵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深入其能久居旣無所因之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詔問輔翊之能方面之才與夫帥領偏裨當令孰可以任此者臣以爲不患無人患有人而不能用爾今輔翊之臣抱忠義之深者莫如富弼爲社稷之固者莫如范仲淹諳古今故事者莫如夏竦議論之敏者莫如鄭戩方面之才嚴重有紀律者莫如韓琦臨大事能

斷者莫如田况剛果無顧避者莫如劉渙宏達有方略者莫如孫沔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狄青范全頗能馭衆蔣偕沉毅有術略張亢侗儻有膽勇劉貽孫材武剛斷王德基純慤勁勇此可補偏裨者也詔謂朔方灾傷軍儲缺乏此則三司失計置轉運使不舉職固非一日既往固已不咎來者又復不追臣未見其可也且如施昌言承久弊之政方欲竭思慮辦職事一與賈昌朝違戾遂被移徙軍儲何由不乏自去年秋八月計度市

糴而昌朝執異議仲春尚未與奪財賦何緣得豐先制置內帑本備非常今爲主者之吝自分彼我緩急不以爲備則臣不知其所爲也至如粒食之重轉徙爲難莫若重立爵等少均萬數豪民誑誤使得入粟以免杖笞必能速辦夫能儉嗇以省費漸致於從容德音及此天下之福也比日多以卑官躡請厚奉或身爲內供奉而有遇刺之給或爲觀察使便占留後之封倖門日開賜予無藝若今有司執守率循舊規庶幾物力亦獲寬弛詔問戰馬之絕何策可使足用臣前在三司嘗陳監牧之弊占良田九萬餘頃歲費

錢百萬緡天閑之數纔三四萬急有征調一不可用
今欲不費而馬立辦莫若賦馬於河北河東陝西京
東西王路上戶一馬中戶二戶一馬養馬者復其一
丁如此則坐致戰馬二十萬匹不爲難矣時清臣以
河北之兵食自汴漕米繇河陰輸北道者七十餘萬
又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
不從清臣固爭具疏其跋扈不臣宰相方欲兩中之
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贈左
諫議大夫清臣天資爽邁遇事敢行奏對無所屈郭
承祐妻舒正元僂女封郡主給奉及承祐爲殿前副

都指揮使妻以不加封請增月給清臣執奏不可仁
宗曰承祐管軍妻又諸王女當優之清臣曰是終爲
徼幸遂卷其奏置懷中不行數上書論天下事陳九
議十要五和皆當世可行者有文集一百六十卷子
均爲集賢校理

楊察字隱甫其先晉人從唐僖宗入蜀家于成都至
其祖鈞始從孟昶歸朝鈞生居簡仕真宗時至尚書
都官員外郎嘗官廬州遂爲合肥人居簡生察景祐
元年舉進士甲科除將作監丞通判宿州遷祕書省
著作郎直集賢院出知潁壽二州入爲開封府推官

判三司鹽鐵度支勾院修起居注歷江南東路轉運使屬吏以察年少易之及行部數擿奸隱衆始畏伏察在部專以舉官爲急務人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苟倚拾羨餘則俗吏之能何必我哉召爲右正言知制誥權判禮部貢院時上封者請罷有司糊名考士及變文格使爲放軼以襲唐體察以謂防禁一潰則奔競復起且文無今昔惟以體要爲宗若肆其澶漫亦非唐氏科選之法前議遂寢晏殊執政以妻父嫌換龍圖閣待制母憂去職服除復爲知制誥拜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擢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論

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御史何郟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縱所言不當自繫朝廷采擇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又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未幾三司戶部判官楊儀以請求貶官察坐前在府失出笞罪雖去官猶罷知信州徙揚州復爲翰林侍讀學士又兼龍圖閣學士知永興軍加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再遷禮部侍郎復權知開封府

復無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內侍楊未德毀察於帝三
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卽遣而有詔移開封府
鞫之察由是乞罷三司乃遷戶部侍郎兼三學士提
舉集禧觀進承旨踰年復以本官充三司使餌鍾乳
過劑病癰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察美風儀幼孤七
歲始能言母頗知書嘗自教之敏於屬文其爲制誥
初若不用意及藁成皆雅緻有體當世稱之遇事明
決勤於吏職雖多益喜不厭癰方作猶入對商畫財
利歸而大頃人以爲用神大竭云有文集二十卷無
子以兄子庶爲嗣弟寘舉進士第一通判潤州以母
憂不赴毀瘠而卒時人傷之

論曰當仁宗在位時宋興且百年海內嘉靖上下安
佚然法制日以玩弛徼倖之弊多自西陲用兵關中
困擾天子憫勞元元奮然欲困羣才以更內外之治
于時俊傑輩出尹洙崎嶇兵間亦頗論天下之事孫
甫馳騁言路咸以文學方正知名絳文詞議論尤爲
儒林所宗朝廷方欲倚用之不幸死矣最後清臣察
繇進士高等不數年致位侍從立朝蹇蹇無所附麗
爲一時名臣豈非出於上之所自擢故奮勵不撓以
圖報稱哉

國朝雜考

為一節各百豈非出於士之河自對... 繼數士高善不獲手姪山... 謝林退宗陣我... 南... 夫... 備... 易...

列傳卷第五十五

宋史二百九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臣脫脫等奉

勅修

韓丕

師頑

張茂直

梁顥 子固

楊徽之

楊澈

呂文仲

王著

呂祐之

潘慎脩

杜鎬

杳道

從兄陶

韓丕字太簡華州鄭人父杲晉開運中為曲陽主簿

契丹攻城陷沒焉母改適他氏丕幼孤貧有志操讀

書千驪山嵩陽通周易禮記為人講說常有山林之

志家雖甚貧處之晏如年長始學文開寶中鄭牧知

文州與之偕行遂薄遊兩川及牧知成都劉熙古延
置門下掌書奏以孫女妻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
聲名籍甚公卿多薦之者嘗著孟母碑返魯頌人多
諷誦之解褐大理評事通判衡州石熙載薦其文行
代還以文學試中書擢著作佐郎直史館賜緋魚未
幾改左拾遺八年遷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雍熙初加
虞部郎中二年與賈黃中徐鉉同知貢舉不屬思艱
澀及典書命傷於稽緩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
或申以諧諛丕不能平又舍人王祐以前輩負氣每
陵轢面折之丕乃表求外郡出知虢州就改職方郎

中端拱初拜右諫議大夫賜金紫知河陽濠州丕起
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太宗甚嘉重之淳
化二年召入爲翰林學士終以遲鈍不敏於用俄罷
職充集賢殿脩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侍郎徙
金州召還充史館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大中
祥符二年卒丕純厚畏慎似不能言者歷典州郡雖
不優於吏事能以清介自持時稱其長者云

師頑字霄遠大名內黃人父均後唐長興二年進士
終永興節度判官因家閔右頑少篤學與兄頌齊名
建隆二年舉進士竇儀典貢舉擢之上第釋褐耀州

軍事推官以疾解久不赴調開寶中復爲解州推官
太平興國初召還遷大理寺丞陝西河北轉運判官
就改著作佐郎秩滿遷監察御史通判永興軍府坐
秦王廷美假公帑緡錢左授乾州團練副使尋復舊
官六年改殿中侍御史通判邠州徙知簡州轉起居
舍人以公累去官復爲殿中侍御史知資眉二州頑
所至以簡靜爲治蜀人便之代還遷侍御史知安州
賜緡錢二十萬移朗州超拜工部郎中命知陝州賜
金紫時西鄙用兵餽道所出軍士多亡命嘯聚山林
爲盜頑嚴其巡捕盜越他境改刑部郎中未幾召還

真宗以其舊人素負才望而久次于外累召對詢其
文章頑謙遜自晦上益嘉之翌日命以本官知制誥
兼史館脩撰咸平二年與溫仲舒張詠同知貢舉明
年召入翰林爲學士五年復與陳恕同典貢部又知
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司俄卒年六十七詔遣官護
葬給其子仲回秘書丞奉終喪頑曠達夷雅搢紳多
慕其操尚有集十卷子三人仲回端拱元年進士及
第至太常博士仲宰國子博士仲說殿中丞
張茂直字林宗兗州瑕丘人父延昇以經術教授鄉
里茂直方弱冠慕容彥超據州城驅之守陴及周師

破敵擁城守者列坐將斬之有卒挾刃謂茂直曰汝髮甚髮惜爲頸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刃未及髮會得釋後勵志於學開寶中州將器其爲人首薦之且給錢五萬以助其裝二年登進士第解褐海州推官進司農寺丞通判秦州爲轉運使韋務昇誣奏徙監梓州富國監代還自陳得雪復通判靜安軍軍不領縣城闈之外即深州之下博茂直奏割下博隸焉進秩著作佐郎扈蒙薦其才改秘書丞會福州民訟田命茂直按之將行留不遣參知政事李至稱其端實命入益王元傑府爲記室參軍王好學多爲詩什遇

茂直甚厚雖受時果之賜亦分餉焉王嘗遣使徵詩茂直援筆而就甚稱賞之端拱元年召對賜金紫數日改度支員外郎三遷本曹郎中真宗居藩時茂直與朱昂並在諸王府每預宴集屢因酬唱識其名卽位選用舊臣得茂直及昂與梁周翰師頑輩相繼知制誥茂直旣入西閣會元傑生日遣持禮幣爲賜復至舊府時人榮之茂直淳至寡言晚年多疾才思梗澀不稱職改秘書少監出知潁州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五子成列端拱二年進士及第成務比部員外郎梁顥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曾祖涓成武主簿祖惟忠

以明經歷佐使府至天平軍節度判官父文度早世
顯養於叔父王禹偁始與鄉貢顯依以爲學嘗以疑
義質于禹偁禹偁拒之不答顯發憤讀書不期月復
有所質禹偁大加器賞初舉進士不中第留闕下獻
疏曰臣歷觀史籍唐氏之御天下也列聖間出人文
闡燿尚且渴於共治旁求多彥設科之選逾四十等
當時秉筆之士彬彬翔集表著所以左右前後有忠
有良導化原樹治本者享三百年得人之由也五代
不競茲制日淪國家興儒追風三代方今科名之設
俊造畢臻秉筆者如林趨選者如雲貢於諸侯考於

春官陛下躬臨慎擇必盡至公柰何所取不出於詩
賦策論簡於心者援而陟之拂於心者推而黜之寧
無濫陟枉黜之失耶其間闕茸妄進濫廁科場者間
亦有之若曰陛下嘉惠孤寒沉滯之士罔計賢否悉
拔而登之一視同仁臣竊謂此非確論蓋聖人在上
則內君子而外小人若薰蕕同器甚非所以正人倫
淳風俗也况丘園之下豈無宏才茂德之士陛下誠
能設科以擢異等之士俾陳古今之治亂君臣之得
失生民之休戚賢愚之用舍庶幾有益於治不特詩
賦論策之小技以應有司之求而已疏上不報雍熙

二年復舉進士廷試方禹中獻賦太宗召升殿詢其門第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四年與梁湛並召爲右拾遺直史館賜緋判鼓司登聞院顯在大名佐趙昌言昌言入掌樞密會翟馬周事顯坐貶號州司戶參軍起知魚臺縣就加大理評事召還遷殿中丞頃之復直史館歷開封府推官三司關西道判官轉太常博士丁內艱起令赴職改右司諫真宗初詔群臣言事顯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還爲度支判官咸平元年與楊勵李若拙朱台符同知貢舉時詔錢若水重脩太祖實錄表顯參其事又同修起

居注扈蹕大名詔訪羣臣邊事顯上疏曰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之不可用又曰善爲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傳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守陴玩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至殘妖未殄鑿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

者也乃或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遠於斥候未嘗遇害而廣終爲名將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爲游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爲得策願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畧素爲衆所推服者取十人焉人付騎士五十器甲完備輕齎

糧糗逐水草以爲利往復扞禦不令入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卽堅壁以待之遇遊騎近城掩殺邊寇內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匪良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三年與李宗諤趙安仁並命知制誥賜金紫是年冬王均平命爲峽路安撫使歸掌三班韓國華判大理以斷刑失中乃選顯以代之四年張齊賢使關右安撫以顯爲之副顯有吏才每進對詞辯明敏真宗嘉賞之凡羣臣上封

者悉付顯洎薛暎詳閱可否冬以河北饑盜命與暎
分爲東西路巡檢使還拜右諫議大夫充戶部使會
罷三部使以顯爲翰林學士同知審官院三班景德
元年權知開封顯美風姿強力少疾閨門雍睦與人
交久而無改士大夫多之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上
甚軫惻賜贈加等所著文集十五卷子固述適適相
仁宗別有傳

固字仲堅幼有志節嘗著漢春秋顯器賞之初以顯
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闋詣登聞院讓前命願赴鄉舉
許之大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
作監丞同判密州就遷著作佐郎歸朝改著作郎直
史館賜緋歷戶部判官判戶部勾院爲人氣調俊爽
善與人交踈財慷慨尚氣義明於吏道馬元方領三
司臨事麤率固據其曠闕之狀屢請對條奏嘗詔鞠
獄時稱平審天禧大禮成奏頌甚工無幾卒年三十
三有集十卷

楊徽之字仲猷建州浦城人祖郃仕閩爲義軍校家
世尚武父澄獨拆節爲儒終浦城令徽之幼刻苦爲
學邑人江文蔚善賦江爲能詩徽之與之遊從逐與
齊名嘗肄業於潯陽廬山時李氏據有江表乃潛服

至汴洛以文投竇儀王朴深賞遇之周顯德中舉進士劉溫叟知貢部中甲科同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命覆試惟微之與李覃何曠趙隣幾中選解校校書郎集賢校理宰相范質深器重之歷著作佐郎右拾遺竇儼纂禮樂書微之預焉乾德初與鄭玘並出爲天興令府帥王彥超素知其名待以賓禮蜀平移峨眉令時宋白宰玉津多以吟詠酬答復爲著作佐郎知全州就遷左拾遺右補闕太平興國初代還太宗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微之以數百篇奏御且獻詩爲謝其卒章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

語太宗覽之稱賞自是聖製多以別本爲賜遷侍御史權判刑部嘗屬疾遣尚醫診療賜錢三十萬轉庫部員外郎賜金紫判南曹同知京朝官差遣會詔李昉等采緝前代文字類爲文苑英華以微之精於風雅分命編詩爲百八十卷歷遷刑兵二部郎中獻雍熙詞上廢其韻以賜端拱初拜左諫議大夫出知許州入判史館事加脩撰因次對上言曰自陛下嗣統鴻圖闡揚文治廢隆修舉儒學嚮臻乃至周巖野以聘隱淪盛科選以來才彥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向非振舉曷勸專

勤師法不傳祖述安在且京師四方之會太學首善之地今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材繇內及外之道也伏望濬發明詔博求通經之士簡之朝著拔自草萊增置員數分教胄子隨其所業授以本官廩稍且優旌別斯在淹貫之士旣蒙厚賞則天下善類知所勸矣無使唐漢專稱得人太宗嘉納之顧謂宰相曰徽之儒雅操履無玷置於館閣宜矣未幾改判集賢院嘗詔預觀燈乾元樓上嘉其精力不衰時劉昌言拔自下位不踰時參掌機務懼無以厭人望常求自安之計童儼爲右計使欲傾昌言代之嘗謂徽之曰上遇張洎錢若水甚厚旦夕將大用有直史館錢熙者與昌言厚善詣徽之徽之語次及之熙遽以告昌言昌言以告洎洎方固寵謂徽之遣熙構飛語中傷已遂白上上怒召昌言質其語出徽之爲山南東道行軍司馬熙落職通判朗州徽之未行改鎮安軍行軍司馬真宗尹京妙選僚佐驛召爲左諫議大夫與畢士安並充開封府判官召對便殿諭以輔導意東宮建屬以徽之兼左庶子嘗出巡田真宗作詩言懷因以寄之遷給事中卽位拜工部侍郎樞密直學士俄兼秘書監咸平初加禮部侍郎二

年春以衰疾求解近職改兵部仍兼秘書監入謝命坐勞之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俾卿得以養性也是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呂文仲並爲之賜宴秘閣且褒以詩未幾以足疾請告上取名藥以賜郊祀不及扈從錫賚如侍從之例車駕北巡徽之力疾辭於苑中上顧謂曰卿勉進醫藥比見當不久也及駐蹕大名特降手詔存諭明年春正月車駕還又遣使臨問卒年八十贈兵部尚書賜其家錢五十萬絹五百匹錄其外孫宋綬太常寺太祝姪孫偃集並同學究出身徽之純厚清介守規矩尚名教尤疾

非道以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世謂其知言徽之寡諧於俗唯李防王祐深所推服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友自爲郎官御史朝廷即待以舊德善談論多感典故唐室以來士族人物悉能詳記酷好吟詠每對客論詩終日忘倦旣沒有集二十卷留於家上令夏侯嶠取之以進徽之無子後徽之妻士卒及葬復以緡帛賜其家

澈字晏如徽之宗人也世家建陽父思進晉天福中北渡海因家於青州之北海累佐使幕澈幼聰警七

歲讀春秋左氏傳即曉大義周宰相李穀召令默誦
一無遺誤穀甚異之年十六思進爲鎮趙從事會昭
慶令缺使府命澈假其任時河決鄰郡府督役甚急
澈部徒數千徑大澤中多盧葦令采刈爲筏順流而
下旣至執事者訝以後期俄而葦筏繼至駭而問之
澈以狀對乃更嗟賞建隆初舉進士時竇儀典貢部
謂澈文詞敏速可當書檄之任調補河內主簿再遷
青州司戶參軍知州張全操多不法澈鞫獄平允無
所阿畏太祖知其名召試禁中改著作佐郎出知渠
州江南平改通判虔州令就大將曹彬分兵以行旣

入境僞帥郭再興擁兵自固澈單騎直趨其壘諭以
朝廷威信再興即奉符以代澈悉料城中軍士之勇
壯者凡五百人爲一綱部送京師土豪黎羅二姓聚
衆依山謀亂澈率兵平之擒二豪械送闕下遷右贊
善大夫知淄州事親以孝聞求便侍養徙同判青州
三遷祠部員外郎復知淄州又知舒州累轉祠部郎
中咸平初遷選王府僚佐以澈爲雍王府記室參軍
賜金紫加度支郎中景德初車駕幸澶淵王爲東京
留守澈遷兵部郎中充留守判官軍巡囚逸王驚而
感疾及薨又得閨門殘忍之狀坐輔導不善免官未

幾起爲祠部郎中卒年七十四子巒淳化進士職方員外郎

呂文仲字子臧歙州新安人父裕僞唐歙州錄事參軍文仲在江左舉進士調補臨川尉再遷大理評事掌宗室書奏入朝授太常寺太祝稍遷少府監丞預修太平御覽廣記文苑英華改著作佐郎太平興國中上每御便殿觀古碑刻輒召文仲與舒雅杜鎬吳淑讀之嘗令文仲讀文選繼又令讀江海賦皆有賜賚以本官充翰林侍讀寓直御書院與侍書王著更宿侍書學葛湍亦直禁中太宗暇口每從容問文仲

以書史著以筆法湍以字學雍熙初文仲遷著作佐郎副王著使高麗復命改左正言巡撫福建未幾賜金紫加左諫議大夫淳化中與陳堯叟並兼關西巡撫使時內品方保吉專幹權酷威制郡縣民疲吏擾變易舊法訟其掎克者甚衆文仲等具奏其實太宗怒甚亟召保吉將劾之反爲保吉所訟下御史驗問文仲所坐皆細事而素巽懦且恥與保吉辯對因自誣伏遂罷職既而太宗知其由復令直秘閣踰月再爲侍讀一日召於崇政殿讀上草書經史故實數十軸詔模刻于石遷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同判吏部

銓知銀臺通進封駁司審官院咸平三年拜工部郎中充翰林侍讀學士受詔集太宗歌詩爲三十卷詔書加獎又知審刑院六年授御史中丞景德中鞫曹州奸民趙諫獄諫多與士大夫交遊內出姓名七十餘人令悉窮治文仲請對言逮捕者衆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上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讐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司之職非徒繩糾愆違亦當顧國家文體今縱七十人悉得奸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更察其爲人置於冗散或舉選對駁之日擯斥之未爲晚也上從其

言三年遷工部侍郎復爲翰林侍讀學士文仲又居禁近頗周密兢慎一日早朝暴得風疾請告踰百日詔續其奉明年改刑部侍郎充集賢院學士未幾卒錄其子永爲奉禮郎文仲富詞學器韻淹雅其使高麗也善於應對清淨無所求遠俗悅之後有使高麗者必詢其出處然性頗齷齪不爲時論所許有集十

卷

正著字知微文仲同時人自言唐相石泉公方慶之後世家京兆渭南祖賁廣明中從僖宗入蜀遂爲成都人賁仕王建爲雅州刺史父景瓌萬州別駕著僞

蜀明經及第歷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闕授隆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書筆迹甚媚頗有家法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太平興國三年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祇候委以詳定篇韻六年召見賜緋加著作佐郎翰林侍書與侍讀更直于御書院太宗聽政之暇嘗以觀書及筆法爲意諸家字體洞臻精妙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留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

非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於侍書待詔中亦無其比雍熙二年遷左拾遺使高麗端拱初加殿中侍御史二年與文仲同賜金紫明年卒特加贈賜諡其子嗣復爲奉禮郎呂祐之字元吉濟州鉅野人父文贊本州錄事叅軍祐之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洋州改右贊善大夫出爲秦寧軍節度判官移天雄軍召拜殿中侍御史決獄西蜀還知具州換右補闕直史館同判吏部南曹遷起居舍人端拱中副呂端使高麗假內庫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

悉取所得貨沉之卽止復獻海外覃皇澤詩十九首
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貸淳化初判戶部勾院會分備
三館職以祐之與趙昂安德裕並直昭文館俄以本
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貢舉有東野日宣者祐之以
妻族嘗薦舉之坐鞫獄陳州不實貶官祐之亦降授
殿中丞再直史館未幾復知制誥太宗嘗閱班簿擇
近臣舉官覩祐之姓名宰相因言其前坐舉無狀上
曰此正可令贖過矣卽取祐之焉至道初拜右諫議
大夫賜金紫知審官院出知襄州徙壽州真宗卽位轉
給事中復知襄州移昇州歲餘又典襄陽歸掌吏部選

事知通進銀臺司與呂文仲並拜工部侍郎翰林侍
讀學士自置侍讀侍講甚艱其選至是裁七人祐之
第其名氏刻石于秘閣祐之純謹長者不喜趨競所
至無顯譽備顧問不能有所啓發會文仲以疾罷近
職祐之亦出為集賢院學士仍並遷刑部侍郎景德
四年卒年六十一有集三十卷

潘慎脩字成德泉州莆田縣人父承祐仕閩後歸江
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脩少以父任爲秘書
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
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

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慎脩以爲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禮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脩爲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脩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歷膳部倉部考功三員外通判壽州知開封縣又知湖梓二州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官知直秘閣慎脩善弈碁太宗屢召對弈因作碁說以獻大抵謂碁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碁矣

因舉十要以明其義太宗覽而稱善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累遷倉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爲兩浙巡撫使俄同脩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求外任真宗以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爲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從幸澶州遘寒疾詔令肩輿先歸明年正月卒年六十九賻錢二十萬絹一百匹慎脩疾雖亟精爽不亂託陳彭年草遺奏不爲諸子干澤但以主恩未報爲恨上憫之錄其子汝士爲大理評事汝礪爲奉禮郎令有司給舟載其柩歸洪州慎脩風度醞藉博涉文史多讀

道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真宗一日以問慎脩對曰煜或懵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脩溫雅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遊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倨慢人以此少之有集五卷汝士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

杜鎬字文周常州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幼好學博貫經史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爲旁親所訟疑其法不能決鎬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比也兄甚竒之舉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入直澄心堂

江南平授千乘縣主簿太宗卽位江左舊儒多薦其能改國子監丞崇文院檢討會將祀南郊彗星見宰相趙普召鎬問之鎬曰當祭而日食猶廢况謫見如此乎普言于上卽罷其禮翌日遷著作佐郎改太子左贊善大夫賜緋魚歷殿中丞國子博士加秘閣校理太宗觀書秘閣詢鎬經義進對稱旨卽日改虞部員外郎加賜金帛又問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而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鎬曰當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又嘗召問天寶黎園事敷奏詳悉再遷駕部員外郎判太常禮院與朱昂劉承珪編次館閣書籍虞部

郎中事畢賜金紫改直秘閣會脩太祖實錄命鎬檢
討故事以備訪問景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因以命錫
鎬加都官郎中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
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仗命馳騎問之鎬以武
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爲對預脩冊府元龜改司
封郎中四年拜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賜襲衣
金帶班在樞密直學士下時特置此職儒者榮之大
中祥符中同詳定東封儀注遷給事中三年又置本
閣學士遷鎬工部侍郎充其職上日賜宴秘閣上作
詩賜之進秩禮部侍郎六年冬卒年七十六錄其子

渥爲大理寺丞及三孫官鎬博聞強記凡所檢閱必
戒書史云某事某書在某卷幾行覆之一無差誤每
得異書多召問之鎬必手疏本末以聞顧遇甚厚士
大夫有所著撰多訪以古事雖晚輩卑品請益應答
無倦年踰五十猶日治經史數十卷或寓直館中四
鼓則起誦春秋所居僻陋僅庇風雨處之二十載不
遷徙燕居暇日多挈醪饌以待賓友性和易清素有
懿行士類推重之

查道字湛然歙州休寧人祖文徽仕南唐至工部尚
書父元方亦仕李煜爲建州觀察判官王師平金陵

盧絳據歙州遣使傳檄至郡元方斬其使及絳擒太
祖聞元方所爲優獎之拜殿中侍御史知泉州卒道
幼沉嶷不羣罕言笑喜親筆硯文微特愛之未冠以
詞業稱侍母渡江奉養以孝聞母嘗病思鱖羹方冬
苦寒市之不獲道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
饋又刲臂血寫佛經母疾尋愈後數年母卒絕意名
宦遊五臺將落髮爲僧一夕震雷破柱道坐其下了
無怖色寺僧異之咸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第解
褐館陶尉曹彬鎮徐州辟爲從事深被禮遇改興元
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授著作佐郎淳化中蜀寇叛

命道通判遂州召對出御書歷俾錄其課給以實奉
至道二年有使兩川者得道公正清潔之狀以聞優
詔嘉獎遷秘書丞俄徙知果州時寇黨尚有伏巖谷
依險爲柵者其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
大木槽穀弓露刃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
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誑
誤邪遂微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間關林壑百里許
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床
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
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加賜

袍帶驛奏爾書褒諭咸平四年代歸賜緋魚上言曰
朝廷命轉運使副不惟審度金穀蓋以察廉郡縣庶
臻治平以召和氣今觀所至或匪盡公蓋無懲勸之
科致有因循之弊望自今每使回日先令具任內曾
薦舉才識者若干奏紕貪猥者若干朝廷議其否臧
以爲賞罰從之俄出知寧州會舉賢良方正之士李
宗諤以道名聞策入第四等拜左正言直史館未幾
出爲西京轉運副使六年始令三司使分部置副召
入拜工部員外郎充度支副使賜金紫道儒雅迂緩
治劇非所長卞衮爲鹽鐵副使與道同候對將升殿

遽出奏牘請道同署及上詢同事道素未省視不
能對遂以本官罷出知襄州卒凡自辯亦無愠色
大中祥符元年歸直史館遷刑部員外郎預脩冊府
元龜三年進秩兵部爲龍圖閣待制與張知白孫奭
王曙並命馬加刑部郎中判吏部選事糾察在京刑
獄奉使契丹以久次進右司郎中真宗退朝之暇召
馮元講易便坐惟道與李虛已李行簡預焉天禧元
年以耳聾難於對問表求外任得知虢州將行上御
龍圖閣飲餞之秋蝗災民歉道不候報出官廩米賑
之又設粥糜以救饑者給州麥四千斛爲種於民民

賴以濟所全活萬餘人二年五月卒訃聞真宗軫惜之詔其子奉禮郎循之乘傳往治喪事遷大理評事賦祿終制道性淳厚有犯不較所至務寬恕胥吏有過未嘗笞罰民訟逋負者或出已錢償之以是頗不治嘗出按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即計直掛錢於樹而去兒時嘗戲畫地為大第曰此當分贍孤遺及居京師家甚貧多聚親族之惇獨者祿賜所得散施隨盡不以屑意與人交情分切至廢棄孤露者待之愈厚多所周給初赴舉貧不能上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喪貧窶無以葬

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褚中錢與之且為其女擇壻別加資遣又故人卒貧甚質女婢於人道為贖之嫁士族搢紳服其履行好學嗜奕棊深信內典平居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服玩極於卑儉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郎壽五十七而享年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也有集二十卷從兄陶

陶字大均初事李煜以明法登科補常州錄事參軍歸朝詔大理評事試律學除本寺丞遷大理正歷侍御史權判大理寺賜緋斷官仲禹錫訟陶用法非當陶抗辯得雪遷工部郎中俄知台州累遷兵部咸平

五年朱博爲大理議趙文海罪不當宰相請以陶代
真宗曰聞陶亦深文當加戒勗卽遷秘書少監判寺
事時楊億知審刑陶屢攻其失又命代之賜金紫陶
持法深刻用刑多失中前後坐罰金百餘斤皆以失
入無誤出者景德三年卒年七十子拱之淳化三年
進士後爲都官郎中慶之太子中舍
論曰典誥命者以詞章典雅爲先侍講讀者以道德
洽聞爲貴自昔皆難其人至宋尤重其選太宗崇尚
儒術聽政之暇以觀書爲樂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備
顧問真宗克紹先志兼置侍講學士且因內閣以設
職名俾鴻碩之士更直迭宿相與從容講論以丕之
清介頑之和豫顯之明敏茂直之淳厚俾領詞職固
無忝矣若文仲之器韻淹雅慎修之醞藉該貫杜鎬
之博聞強識查道之純孝篤義置諸左右啓沃尤多
豈直講論文義而已哉若祐之不喜趨競徽之深疾
幸進風采凝峻又其卓然者也徽之嘗謂温仲舒寇
準以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習趨競禮俗寢薄君子
以爲名言云

列傳卷第五十五

事 貴出對針華祭督歐蘇新合漢諸法

古 采環劍 又其卓然者世猶之嘗謂

直鞫論文義而日浩若蘇之不喜

無亦矣 宋史二百九十七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錄軍國軍事前書

黎 黎國更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孔道輔 宗翰 鞠詠 劉隨

曹修古 莫不煇 郭勸 大聖 段少連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父勗

進士及第為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會真

宗東封躬詣孔子祠帝問宰相孔氏今孰為名者或

言勗有治行即召對以為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初勗

在廣州以清潔聞及被召蕃酋爭持寶貨以獻皆慰

宋史傳卷五十五

三

一

一

遣之後爲御史臺推直官累遷秘書監分司南京管
勾祖廟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後道輔卒年八十九
道輔幼端重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
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以爲神州將帥
官屬徃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
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遷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
孔子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道輔一繩以法上言廟
制卑陋請加修崇詔可再遷太常博士章獻太后臨
朝召爲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尚御藥
羅崇勳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清朝廷立對移刻太

后可其言乃退未幾爲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
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者優
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艱然徑出契丹使主客者邀
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
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之禁北朝
之過也道輔何謝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
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旣還言
者以爲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對曰契丹比爲
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爲所侮若不
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歷判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

刑獄坐糾事不當出知鄆州徙青州還判流內銓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復出知徐許二州徙應天府明道二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帝使內侍諭道輔等至中書令宰相呂夷簡以皇后當廢狀告之道輔語夷簡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柰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復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

爲法邪夷簡不荅卽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出道輔知泰州明日晨入至待漏聞有詔亟馳出城頃之徙徐州又徙兗州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兗三年復入爲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忌之初道輔與其父里中僦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卽詔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堧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會受

先賢列傳卷五十六 三
詔鞠馮士元獄事連叅知政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卽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見上爲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已而道輔知爲士遜所賣頗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韋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皇祐三年王素因對語及道輔仁宗思其忠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而爲治有條理遇族人之恩不以私故骫法王珪司馬光皆上章論薦由通判陵州爲夔峽轉運判官提點京東刑獄知虔州城濱章貢兩江歲爲水齧宗翰伐石爲址治鐵鋼之由是屹然詔書褒美歷陝楊洪兗州皆以治聞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元祐初召爲司農少卿遷鴻臚卿言孔子之後自漢以來有褒成奉聖宗聖之號皆賜實封或縑帛以奉先祀至于國朝益加崇禮真宗東封臨幸賜子孫世襲公爵然兼領他官不在故郡於名爲不正請自今襲封之人使終身在鄉里詔改衍聖公爲奉聖公不領他職

萬曆二十五年
朱史及傳卷五十一
四
給廟學田萬畝賜國子監書立學官以誨其子弟進
刑部侍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而
卒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父勵尚書膳部員外郎廣南轉
運使詠十歲而孤好學自立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
郎知錢塘縣改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卽位以太常
博士召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亳州來朝圖入相詠
言惟演儉險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
奸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
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

不行詠語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
惟演聞乃亟去大安殿柱生芝草召群臣就觀詠言
陛下新卽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
臣願陛下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爲國寶以訓勸兵
農豐積倉廩爲天瑞草木之怪何足尚哉時王欽若
復相詠嫉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
兼左述使率府率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
今老矣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出通判信州
又坐鞠陳絳獄失實徙邵州欽若卒御史中丞王臻
奏還詠殿中侍御史爲三司監鐵判官曹利用貶死

利用嘗所薦擢者多領兵守邊朝廷欲罷去之詠請一切毋治天聖六年夏大星晝墮有聲如雷詠條五事上之因言太子少保致仕晁廻雖老而有器識宜蒙訪對其必有補又言三司使胡則丁謂黨也性貪巧不可任利權河北京師旱饑奏請出太倉米十萬石振饑民江淮制置使鍾離瑾因奏計多致東南物以賂權貴詠請御史臺劾狀帝面諭瑾亟還所部以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同判吏部流內銓爲三司鹽鐵副使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諷爲之判登聞檢院定國軍節度使張士遜入

覲冀得再用詠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薦以至相位陛下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義起使之藩士遜乃赴鎮明年詠卒嘗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別構淨室以居自號深寧子

劉隨字仲豫開封考城人以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每伐巨木爲柵壞輒以他木易之頗用民力隨因令環植楊柳數十萬株使相連屬以爲限界民遂得不擾屬縣令受賕鬻獄轉運使李士衡託人於隨不從士衡憤怒乃奏隨苛刻不堪從政罷歸不得調初西南夷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

既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
調後改大理寺丞爲詳斷官李溥以贓敗事連權貴
有司希旨不窮治隨請再劾之卒抵溥罪晁廻薦通
判益州呂夷簡安撫川峽又言其材以太常博士改
右正言數月坐嘗爲開封府發解巡捕官而不察舉
人私以策辭相授降監濟州稅稍徙通判晉州還朝
遷右司諫爲三司戶部判官隨在諫職數言事嘗言
今之所切在於納諫其餘守常安靖而已又奏頻年
水旱咎在執事大臣忿爭不和請察王欽若等所爭
爲辨曲直又因是繼言國家本文蕃衍而安定王之

外封策未行望擇賢者用唐故事增廣嗣王都王之
封以慰祖宗意時下詔蜀中選優人補教坊隨以爲
賤工不足辱詔書又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載奇
花怪石數十艘納禁中及賂權貴累疏論丁謂姦邪
不宜還之內地胡則謂之黨旣以罪出陳州不當復
進職王欽若旣死詔塑其像茅山列於仙宮隨言欽
若贓污無忌憚考其行豈神仙耶宜察其妄又言李
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非所以勵廉節前後所論甚衆
帝旣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國常務
專稟帝旨入諫太后不宜數幸外家太后不悅會隨

請外出知濟州改起居郎久之遷尚書刑部員外郎
入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庶官僥倖請託或對
見之際涕泗祈恩或績效甚微銜鬻要賞亦有藩翰
之臣位尊職重表章不遜請求靡厭按察之司燕安
顧望以容奸爲大體以舉職爲近名以巧詐爲賢以
恬退爲拙以至貪殘者瀆于貨財老疾者不知止足
請行申儆之法朝廷爲下詔戒中外未幾權同判吏
部流內銓以長定格從事吏不得爲奸改三司鹽鐵
副使使契丹以病足痺辭不能拜及還爲有司劾奏
奪一官出知信州徙宜州再遷工部郎中知應天府

召爲戶部副使改天章閣待制不旬日卒隨與孔道
輔曹修古同時爲言事官皆以清直聞隨臨事明銳
敢行在蜀人號爲水晶燈籠初使契丹還會貶而官
收所得馬十五乘旣卒帝憐其家貧賜錢六十萬
曹修古字述之建州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秘書丞
同判饒州宋綬薦其材召還以太常博士爲監察御
史上四事曰行法令審故事惜材力辨忠邪辭甚切
至又奏唐貞觀中嘗下詔令致仕官班本品見任上
欲其知恥而勇退也比有年餘八十尚仕班行心力
旣衰官事何補請下有司敕文武官年及七十上書

自言特與遷官致仕仍從貞觀舊制卽宿德勲賢自
如故事因著爲令修古嘗偕三院御使十二人晨朝
將至朝堂黃門一人行馬不避呵者止之反爲所詈
修古奏前史稱御史臺尊則天子尊故事三院同行
與知雜事同今黃門侮慢若此請付所司劾治帝聞
立命笞之晏殊以笏擊人折齒修古奏殊身任輔弼
百僚所法而忿躁亡大臣體古者三公不按吏先朝
陳恕於中書榜人卽時罷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司
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留參太白晝見詔日
官同考定及奏以謂土宿留參順不相犯太白晝見

日未過午舜臣等坐妄言災變被罰修古奏言日官
所定希旨悅上未足爲信今罰舜臣等其事甚小然
恐人人自此畏避佞媚取容以災爲福天變不告所
損至大禁中以翡翠羽爲服玩詔市於南越修古以
謂重傷物命且真宗時嘗禁採絨毛故事未遠命罷
之時頗崇建塔廟議營金閣費不可勝計修古極陳
其不可久之出知歙州徙南劍州復爲開封府判官
歷殿中侍御史擢尚書刑部員外郎知雜司事權同
判吏部流內銓未踰月會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其
姻戚至於廝役幾八十人龍圖閣直學士馬季良集

賢校理錢駿皆緣遺奏超授官秩修古與楊偕郭勸
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下其章中書大臣請黜修
古知衢州餘以次貶太后以爲責輕命皆削一官以
修古爲工部員外郎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會
赦復官卒修古立朝慷慨有風節當太后臨朝權倖
用事人人顧望畏息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旣
沒人多惜之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
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卒拒不納太后
崩帝思修古忠特贈右諫議大夫賜其家錢二十萬
錄其壻劉勳爲試將作監主簿修古無子以兄子覲

爲後覲知封州儂智高亂死之見忠義傳弟修睦性
廉介自立與修古同時舉進士有聲鄉里累官尚書
都官員外郎知邵武軍御史中丞杜衍薦以爲侍御
史歲餘改司封員外郎出知壽州徙泉州坐失舉奪
一官罷去後以知吉州不行上書請老不聽分司南
京未幾致仕年五十一章得象表其高詔還所奪官
卒曹氏自修古以直諫聞其女子亦能不累於利至
覲又能死其官而修睦亦恬於仕進不待老而歸世
以是賢之

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舉進士授寧化軍判官累

遷太常博士通判密州特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梓州
路轉運判官以母老固辭復為博士通判萊州州民
霍亮為仇人誣罪死吏受賕傳致之勸為辨理得免
擢殿中侍御史時宋綬出知應天府杜衍在荆南勸
言綬有辭學衍清直不宜處外又言武勝軍節度使
錢惟演遷延不赴陳州覬望相位弟惟濟任觀察使
定州總管自請就遷留後胡則以罪罷三司使乃遷
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請趣惟演上道罷惟濟兵權
追則除命又論劉從德遺奏恩濫貶太常博士監維
州稅改祠部員外郎知萊州月餘復為侍御史判三

司鹽鐵勾院郭皇后廢議選納陳氏勸進諫曰正家
以正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故不當廢陳氏非
世闕不可以儷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氏議遂寢遷
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馬季良自貶所
求致仕朝廷從之勸言致仕所以待賢者豈負罪貶
黜之人可得請追還敕詰又言發運使劉承德獻輪
扇浴器大率以媚上也請付外毀以戒邪佞趙元昊
襲父位以勸為官告使所遺百萬悉拒不受逮兼侍
御史知雜事權判流內銓遷工部郎中度支副使拜
天章閣待制知延州元昊將山遇率其族來歸且言

元昊將反勸與兵馬鈴轄李渭議自德明納貢四十年有內附者未嘗留乃奏卻之是冬元昊果反遣其使稱僞官來勸視其表函猶稱臣因上奏曰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尚稱臣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議遂落職知齊州改淄州數月移磁州元昊益侵邊關陝擾攘言者猶指勸不當絕山遇事又降兵部員外郎丁母憂起復知鳳翔府尋復待制召權戶部副使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滑州再遷兵部郎中徙滄州又徙成德軍盜起甘陵徙鄆州既而知成德軍韓琦言勸所遣將張忠劉遵平賊功皆第一特詔獎諭未

幾召爲翰林侍讀學士復判流內銓改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辭不受而請贈其祖萊陽令寧遂以爲尚書祠部員外郎衛士有相惡者陰置刃衣篋中從勾當皇城司楊景宗入禁門旣而爲闈者所得景宗輒隱不以聞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上不聽又廷爭累日卒貶景宗祀明堂將加恩中外官勸就齋次帥羣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是年復爲侍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勸性廉儉居無長物嘗謂諸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綬任子爲齋卽足矣及再爲侍諫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

列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銀使市田宅後二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爲太常博士會御史知雜事呂誨等奏彈中書議追崇濮安懿王典禮非是被黜以源明補監察御史裏行源明乞免除命請追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知單州卒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其母嘗夢鳳集家庭寤而生少連及長美姿表倜儻有識度舉服勤詞學爲試祕書省校書郎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爲令有治狀其後惟少連能繼其風迹權杭州觀察判官預校道經改祕書省著作佐郎歷知蒙城名山金華三縣

以本省丞爲審刑院詳議官張士遜守江寧辟通判府事還爲御史臺推直官遷太常博士論劉從德遺奏恩濫降祕書丞監漣水軍酒稅復爲博士通判天雄軍太后崩召爲殿中侍御史與孔道輔等伏閣言郭皇后不當廢少連坐贖復上疏曰陛下親政以來進用直臣開闢言路天下無不歡欣一旦以諫官御史伏閣遷行黜責中外皆以爲非陛下意蓋執政大臣假天威以出道輔仲淹而斷來者之說也竊覩戒諭自今有章宜如故事密上毋得羣詣殿門請對且伏閣上疏豈非故事今遽絕之則國家復有大事誰

敢旅進而言者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崔元
亮叩殿陛理宋申錫前史以爲美事今陛下未忍廢
黜皇后而兩府列狀議降爲妃諫官御史安敢緘默
陛下深惟道輔等所言爲阿黨乎爲忠亮乎疏入不
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凝德無累者天之道也氛祲
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爾象天德者君之體也
治陰陽者臣之職也陛下秉一德臨萬方有生之類
莫不浸涵德澤而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聖德者
由大臣懷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
貢狂瞽竊痛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
成不忍之忿又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愫
爲陛下廓清氛祲蔽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若然
則君天下脩化本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况聞入道
降妃之議出自臣下且后妃有罪黜則告宗廟廢則
爲庶人安有不示之於天下不告之於祖宗而陰行
臣下之議乎且皇后以小過降爲妃則臣下之婦有
小過者亦當降爲妾矣比杭章請不蒙賜召豈非有
奸邪之臣離間陛下耶臣等赴中書時執政之臣謂
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爲妃兼云有上封者

慮后不利於聖躬故築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言中外之議以爲未可願速降明詔復中宮位號以安民心翌日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庭具知特示涵容未行遽黜置之別館俾自省脩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黜置別館爲后爲妃詔書不言安所取信况皇后事陛下一紀有餘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於宸聽搢紳循默無敢爲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稜蔽翳以累聖德者蓋臣職有曠爾臣竊恐奸邪之人引漢武幽陳皇后故事以諂惑陛下且漢武驕奢淫縱之主固不足踵其行事而爲人臣者思致君如堯舜豈

致君如漢武哉今皇后置於別館必恐懼脩省陛下仁恕之德施於天下而獨不加於中宮乎願詔復中宮位號杜絕非間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陛下苟爲邪臣所蔽不加省察臣恐高宗正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聖神慮焉未幾除開封府判官改尚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爲三司度支判官出爲兩浙轉運副使舊使者所至郡縣索簿書不暇殫閱往往委之吏胥吏胥持以爲貨少連命郡縣上簿書悉緘識遇事間指取一二自閱擿其非是者按之餘不及閱

者全緘識以還由是吏不能爲奸而州縣簿書莫敢不治矣部吏有過召詰曰聞子所爲若此有之乎有當告我我容汝自新苟以爲無吾不使善人被謗卽爲汝辨明矣吏不敢欺皆以實對少連每得其情諄諄戒飭使去後有能自改過者猶保任之秀州獄死無罪人時少連在杭吏畏恐聚謀僞爲死者服罪款未及綴屬少連已拏舟入城訊獄吏具服請罪以爲神明是時鄭向守杭無治才訟者不服往往自州出徑趨少連少連一言處決莫不盡其理徙使淮南兼發運司事加兵部員外郎又徙陝西駙馬都尉柴宗慶知陝州縱其下撓民少連入境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爲度支三司副使河東地震奉使安撫還擢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歷州時元昊反范仲淹薦少連才堪將帥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而卒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爲權勢所屈旣卒仁宗歎惜之

論曰古人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當天聖明道間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稱制而內外肅然紀綱具舉朝政亡大闕失奸人不得以自肆者繇言路得人故也是時孔道輔鞠詠劉隨曹修古迭爲諫官御史

郭勸段少連繼之皆侃侃正色遇事輒言雖被斥逐不更其守及帝既親政道輔勸少連復任言責郭后之廢引議慷慨犯人主責大臣其氣益壯遺風餘烈天下至今稱之詩所謂邦之司直其庶幾歟

列傳卷第五十六
宋史二百九十八

列傳卷第五十七

宋史二百九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事少監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彭乘

嵇穎

梅摯

司馬池

子旦從子

里曾孫朴

李及

燕肅

子度孫瑛

蔣堂

劉夔

馬亮

陳希亮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少以好學稱州里進士及第嘗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皆瞻顧鄉關有從宦之樂乘獨西望悵然曰親老矣安敢舍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居數日授漢陽軍判官

遂得請以歸久之有薦其文行者召試爲館閣校勘
固辭還家後復除鳳州團練推官天禧初用寇準薦
爲館閣校勘改天平軍節度推官預校正南北史隋
書改秘書省著作佐郎遷本省丞集賢校理懇求便
親得知普州蜀人得守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學乘
爲興學召其子弟爲生員教育之乘父卒旣葬有甘
露降于墓栢人以爲孝感服除知荆門軍改太常博
士召還同判尚書刑部出知安州徙提點京西刑獄
改夔州路轉運使會土賊田忠霸誘下溪州蠻將內
寇乘適按郡至境大集邊吏勒兵下山以備賊賊遁

去因遣人間之其黨斬忠霸夷其家召脩起居注擢
知制誥累遷工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領吏部流內
銓三班院爲羣牧使旣病仁宗勅太醫診視賜以禁
中珍劑卒賜白金三百兩御史知雜何郟論請贈官
不許詔一子給奉終喪初修起居注缺中書舍人而
乘在選中帝指乘曰此老儒也雅有恬退名無以易
之及召見諭曰卿先朝舊臣久補外而未嘗自言對
曰臣生孤遠自量其分安敢過有所望帝頗嘉之乘
質重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業聚書萬餘卷皆手自
刊校蜀中所傳書多出於乘晚歲歷典贊命而文辭

少工云

嵇穎字公實應天宋城人父適當爲石首主簿民有父子坐重繫府檄適按之抵其父於法而子獲免父死假人言曰主簿仁人也行且生賢子後必大明年穎生天聖中進士及第授蔡州團練判官王曾知書州徙天雄軍皆辟爲從事後用曾薦遷太子中允爲集賢校理歷開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擢知制誥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未及謝卒詔以誥敕襲衣金帶鞍勒馬賜其家穎舉進士時王曾張知白相繼爲南京留守見穎謹厚

篤學謂其子弟曰若曹師表也張堯封嘗從穎學所爲文多留穎家其後堯封女入禁中爲修媛甚被寵幸令其弟化基詣穎求編次其父彙爲序以獻之穎不答亦不以獻

梅摯字公儀成都新繁人進士起家大理評事知藍田上元縣徙知昭州通判蘇州二浙饑官貸種食已而督償頗急摯言借貸本以行惠乃重困民詔緩輸期慶曆中擢殿中侍御史時數有災異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總群吏如歲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於春地震於夏雨水於秋一歲而變

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戒告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歸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躬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徙開封府推官遷判官僧常瑩以簡札達宮人輦官鄭玉醉呼歐徼巡卒皆釋不問摯請悉杖配之改度支判官進侍御史論石元孫不死行陳係縲以還國之辱也不斬無以厲邊臣再奏不報李用和除宣徽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摯言國初杜審瓊亦帝舅也官止大將軍李繼隆累有戰功晚年始拜使相祖宗慎名器如此今不宜亟授無功以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繇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資政殿學士員名待制官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為戶部副使會宴契丹使紫宸殿三司副使當坐殿東廡下同列有謂典宴例坐殿上而大宴當止殿門外爾因不即坐與劉湜陳洎趨出降知海州徙蘇州入為度支副使初河北歲饑三司益漕江淮米餉河北後江淮饑有司尚責其數摯奏減之擢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還判吏部流內銓進龍圖

閣學士知滑州州歲備河調丁壯伐灘蓄摯以疲民
奏用州兵伐之河大漲將決夜率官屬督工徒完隄
水不為患詔獎其勞勾當三班院同知貢舉請知杭
州帝賜詩寵行累遷右諫議大夫徙江寧府又徙河
中卒摯性淳靜不為矯厲之行政迹如其為人平居
未嘗問生業喜為詩多警句有奏議四十餘篇

司馬池字和中自言晉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
陽葬安邑瀾洄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為縣人池
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時議者
以蒲坂寶津大陽路官運壘回遠聞乃開峪口道自

聞喜逾山而抵垣曲咸以為便池謂人曰昔人何為
捨迂而就迂殆必有未便者衆不以為然未幾山水
暴至壘車人牛盡沒入河衆乃服舉進士當試殿庭
而報母亡友匿其書池心動夜不能寐曰吾母素多
疾家豈無有異乎行至宮城門徘徊不能入因語其
友而友止以母疾告遂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寧主
簿出入乘驢與令相惡池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
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為少屈歷建德郿縣
尉蜀人妄言戍兵叛變將入寇富人爭瘞金銀逃山
谷問令問丘墓松假他事上府主簿稱疾不出池攝

縣事會上元張燈乃縱民遊觀凡三夕民心遂安調鄭州防禦判官知光山縣禁中營造詔諸州調竹木州符期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大竹轉市蘄黃非三日可致乃更與民自為期約過不輸者罪之既而輸竹先諸縣盛度薦於朝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安豐酒稅徙知小溪縣劉燁知河南府辟知司錄參軍事歲餘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為群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嘗委括大臣所負進馬價池曰令之不行由上犯之公所負尚多不先輸何以趣他人利用驚曰吏給我已輸矣亟命送官數日而諸負

者皆入利用貶其黨畏罪從而毀短者甚衆池獨颺言于朝稱利用在朝廷卒不問會詔百官轉對池言唐制門下省詔書之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以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侍皇甫繼明給事章獻太后閣兼領估馬司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閣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為奏池獨不可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閣門為繼明黨所沮罷知耀州擢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

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惶遽引咎池曰
長吏者政事所繇非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
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俾爲約不敢
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
累遷尚書兵部員外郎遂兼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
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而少智謀必誤大事後
平果敗更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帝曰
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徙同州又
徙杭州池性質易不飾厨傳剽劇非所長又不知吳
俗以是謗譏聞朝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
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降知德州初轉運使旣奏
池會更有盜官銀器械州獄自陳爲鈞掌私厨出所
賣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
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爲也人稱其
長者徙知晉州卒子旦光光自有傳從子里

旦字伯康清直敏強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以
父任爲祕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鄭有婦蘭訟奪
人田者家多金錢市黨買吏合爲奸謾十年不決旦
取案一閱情僞立見黜吏十數輩寃者以直又并元
慶豪欺鄉里莫敢誰何旦擒致于法時旦年尚少上

下易之自是驚服吏捕蝗因緣搔民旦言蝗民之仇
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著爲令丁內外艱服除監饒州
永平鑄錢監知祁縣天大旱人乏食羣盜剽致富家
巨室至以兵自備旦召富者開以禍福於是爭出粟
減直以糶猶不失其贏飢者獲濟盜患亦弭舉監在
京百萬倉時祁隸太原以太原留不召通判乾州未行
舉監在京雜物庫知宜興縣其民囂訟旦每獄必窮根
株痛繩之校繫縣門民稍以詆冒爲恥市貫大溪賈昌
朝所作長橋壞廢歲久旦勸民葺復不勞而成時王安
石守常州開運河調夫諸縣旦言役大而亟民有不
勝則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請令諸縣歲遞一役雖
緩必成安石不聽秋大霖雨民苦之多自經死役竟
罷歷知梁山軍安州旦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於適
理便事再監鳳翔太平宮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
七遷至大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旦澹薄無
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與弟光尤友愛終始人無
間言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槩光歲一往省
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
助焉及光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旦引大義語之
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

之正也光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光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曰曰長者之言也英宗即位例以親屬入賀得官時旦在梁山諸孫未仕者皆不遣惟遣其從兄子稟旦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嘗有以罪免官貧不能存者月分俸濟之其人無以報願以女為妾旦驚謝之亟出妻奩中物使嫁之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席汝言為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為盛事比唐九老三子良試將作監主簿富永承議郎陝州通判宏陳留令宏子朴里字昭遠進士釋褐授威勝軍判官改大理寺丞龐

籍為鄜延經略使奏通判鄜州州將武人不法里平居與之驩甚臨事正色力爭不少假借性廉靜質直所至有惠政每罷官至京師未嘗有所謁視審官榜久闕人所不取者乃受之而去後知乾州為太常少卿而卒

朴字文季少育于外祖范純仁紹聖黨事起父宏上書論辨得罪純仁責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客皆驚嘆以純仁遺恩為官宏死徙跣負柩還調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似諷朴伺其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

長官不唯亂常人且不食吾餘矣死不敢奉教似賢而薦之靖康初入爲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二酋問朴家世具以告喜曰賢者之後也待之加禮乃吐腹心諭以亟求講解朴復命任事者疑不決都城陷欽宗思朴之言以爲兵部侍郎二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北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爲匿其長子倬於蜀故得免建炎登極赦至燕朴私令齎詣徽宗爲人所告金主憐其忠釋之徽宗崩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開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

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亦義而不問又遣朱松年間有以金人情實歸報宋因王倫出使持黃金賜朴倫還言金命朴爲行臺左丞朴辭而止益重之後卒於真定訃聞詔稱其忠節顯者贈兵部尚書謚曰忠潔

李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父覃左拾遺及舉進士再調昇州觀察推官寇準薦其才擢大理寺丞知興化軍以殿中丞通判曹州州民趙諫者素無賴持郡短長縱爲奸利及受命諫在京師乃謁及及不之見慢罵而去投匿名書誣及因以毀朝政會主

封者發諫事命轉運使與及察其狀及條上諫前後所爲不道詔御史劾得其實斬於都市及由是知名擢知隴州初置提點刑獄內出及與陳綱二人名付中書明日以綱使河北及使陝西特遷一官還判三司磨勘司出知鳳翔府徙延州除三司戶部副使爲淮南轉運使累遷太常少卿知秦州議者以及謹厚非守邊才及至秦州州將吏亦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皆驚服改左司郎中樞密直學士以右諫議大

夫召還旬當三班院再遷尚書工部侍郎歷知杭州鄆州應天河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年七十特贈禮部尚書謚恭惠及資質清介所治簡嚴喜慰薦下吏而樂道人之善在杭州惡其風俗輕靡不事宴游一日冒雪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唯市白樂天集在河南杜衍爲提點刑獄間與衍會而具甚疎薄他日中貴人用事者至亦無加品衍歎其清德娶張氏性嫉悍及嘗生子鞠之外舍張固請歸保養之乃會親屬以子擊堂柱碎其首及遂無子以弟之子爲後

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父峻慷慨任俠楊光遠反時率其屬迎符彥卿遂家曹州肅少孤貧游學舉進士擢鳳翔府觀察推官寇準知府事薦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臨邛縣縣民嘗苦吏追擾肅削木爲墮民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自召之皆如期至知考城縣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準方知河南奏留之遷中侍御史提點廣南西路刑獄遷侍御史徙廣南東路還爲丁謂所惡出知越州徙明州俗輕悍喜鬪肅下令獨罪先毆者於是鬪者爲息直昭文館爲定王府記室叅軍判尚書刑部建言京師大辟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上請多爲法司所駁乃得不應奏之罪願如京師死許覆奏遂詔疑獄及情可憫皆上請語在刑法志其後大辟上請者多得貸議自肅始濯龍圖閣待制權知審刑院知梓州還同糾察在京刑獄再判刑部累遷左諫議大夫知亳州徙清州屬歲歉命兼京東安撫使入判太常寺兼大理寺復知審刑肅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祠則重飾之歲旣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乃詔與李照宋祁同按王朴律卽剗滌考擊合以律準試於後苑聲皆協又詔與章得象馮元詳刻漏進龍圖閣

直學士知潁州徙鄧州官至禮部侍郎致仕卒肅喜
爲詩其多至數千篇性精巧能畫入妙品圖山水罨
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喜爲古木折竹嘗造指南記里
鼓二車及欵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詔司天臺考於
鐘鼓樓下云不與崇天曆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
其法州郡用之以候昏曉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爲海
潮圖著海潮論二篇子度孫瑛

度字唐卿登進士第知陳留縣京東蝗年飢盜發度
勸邑豪出粟六萬以濟民又行保伍法以察盜善狀
日聞通判永興軍三司使王堯臣舉爲戶部判官以
伐閼淺始命權發遣遂爲故事出知滑滑與黎陽對
境河埽下臨魏都霖潦暴至薪芻不屬度曰魏實爲
河朔根本不可坐視成敗悉以所儲芟槌禦之埽賴
以不潰復爲戶部判官歲皇祐甲午益州言歲在甲
午蜀再亂今又值之民爲戚戚乃命度出使備不虞
還奏無足慮權河北轉運副使六塔河決坐貶秩知
蔡州徙福州閩故多盜度請假事權制攝一道遂加
兵馬鈐轄入爲戶部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潭州卒
年七十度有心計凡六佐大農慶曆中三司請權河
北鹽度言川峽不權酒河北不禁鹽此祖宗順民俗

不易之制也。樞之非是，會張方平亦論之。議遂寢。瑛字仁叔，以蔭爲瑕丘尉。縣人習爲盜，瑛榜諭曰：「今平民或呼以盜，必怒見詞色。顧乃舍耕稼本業，爲人所不肯爲者，及陷於罪，則終身不齒於鄉閭，慰不忍以是待汝。」盜感悟，爲稍弭。累遷太府丞、開封少尹。歷廣東轉運判官、進副使。加直秘閣。時方尚老氏教，瑛言：「守臣任滿考課，乞以興崇教法，拯葺道宮爲善。」最從之。連進直龍圖閣。時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日之爲香燕，遂以徽猷閣待制提舉醴泉觀，拜戶部侍郎。徽宗賜書仁人義士之家。

以表之。蓋取王安石領其曾大父肅詩語也。轉開封尹，賜進士出身，兼侍讀。且將大用，後以御史言瑛不能撥煩戢奸吏，致賊殺不辜，罷爲龍圖閣直學士。未數月，爲戶部尚書。靖康初，以龍圖閣學士知河陽。金兵入寇，三城當兵衝，瑛至未及備，而兵騎人集，乘銳攻城，瑛不能禦，將出奔，爲亂兵所害。年五十。建炎初，賜端明殿學士。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擢進士第，爲楚州團練推官。滿歲，吏部引對，真宗覽所試，判善之，特授大理寺丞，知臨川縣。縣富人李甲多爲不法，前令莫能制。堂

戒諭不悛白州以兵索其家得僭乘輿物置于死歷
通判眉許吉楚州以太常博士知泗州召爲監察御
史禁中火有司請究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
無迹安知非天意也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
咎宮人以之屬吏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
也詔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判
三司度支句院出爲江南東路轉運使徙淮南兼江
淮發運事時廢發運使上封者屢以爲非便堂言唐
裴耀卿劉晏第五琦李巽裴休皆嘗爲江淮河南轉
運使不聞別置使各國朝卞袞王嗣宗劉師道亦止

爲轉運兼領發運司事而歲輸京師常足時雖用其
議後卒復在江淮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
舉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十得二三亦足報國坐失
按蘄州王蒙正故人部吏死罪降知越州州之鑑湖
馬臻所爲漑田八千頃食利者萬家前守建言聽民
自占多爲豪右所侵堂奏復之徙蘇州入判刑部徙
戶部句院歷戶部度支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擢天
章閣待制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進大
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
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就除河

東路都轉運使未行知洪州改應天府累遷左司郎中知杭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慶曆初詔天下建學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官選屬官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遊宴減厨傳專尚寬縱頗變日嚴之政又建銅壺閣其制宏敞而材不預具功旣半乃伐喬木于蜀先主惠陵江瀆祠又毀后土及劉禪祠蜀人浸不悅獄訟滋多久之或以爲私官妓徙河中府又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特贈吏部侍郎堂爲人清修純飭遇事毅然不屈貧而樂施好學工文辭延舉晚進至老不倦尤嗜作詩有吳門集二十卷

劉夔字道元建州崇安人進士中第補廣德軍判官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照改製大樂鐘磬夔以爲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願擇博學之士以補卿丞凡四方妄獻說以要進者請一切罷之帝善其言歷三司戶部判官判度支句院江西兩浙淮南轉運使加直史館知陝州改太常少卿知廣州所至有廉名權三司度支副使桂陽監變唐和寇邊以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知潭州兼湖

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舉兵擊敗和干銀江源進破其巢穴蠻逃遁遠去前將以帛購蠻首至是有持首取購者按問乃輒殺乎民誅之而罷購州境獲安還權判吏部流內銓知審刑院河北大水民流入京東爲盜詔增京東守備帝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進給事中樞密直學士以往至鄆發廩振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息賜書褒諭大臣議欲脩復河故道夔極言其不可遂罷遷工部侍郎知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爲道士弗許知建州尋告老遂以戶部侍郎致仕英宗卽位遷吏部卒年八十三夔嘗過江東見二囚繫累年矣問之曰前此殺吉州掾徐咸疑二人者夔爲言於朝釋之後果得真盜嘗遇隱者得養生術遂蔬食及獨居退處一閤家人罕見其面至老手足耳目強明如少壯時不治財產所收私田有餘穀則以振鄉里貧人前死數日自作遺表以祿賜所餘分親族告其家人曰某日吾死矣如期而死無子

馬亮字叔明廬州合肥人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蕪湖縣再遷殿中丞通判常州吏民有因緣亡失官錢籍其貲猶不足以償妻子連逮者至數百人亮縱去

緩與之期不踰月盡輸所負羅處約使江東以亮治
行聞擢知漢州會諸路轉運司置糾察刑獄官以福
建路命亮覆訊冤獄全活者數十人遷太常博士知
福州蘇易簡薦亮才任繁劇召還同提點三司都句
院磨勘憑由司久之出知饒州州豪白氏多執吏短
長嘗殺人以赦免愈驕橫為閭里患亮發其奸誅之
部中畏懾州有鑄錢監匠多而銅錫不給亮請分其
工之半即置監于池州歲增鑄緡錢十萬遷殿中侍
御史真宗即位上書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
不時給請遣使分督之又赦書蠲除州縣逋負而有

司趣責愈急宜如赦推恩以寬民故事以親王尹開
封地尊勢重嫌隙易生願鑒其繇以示保全親愛之
道契丹仍歲南侵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帝善
其言以亮為可用王均反以為西川轉運副使賊平
主將邀功誅殺不已亮全活千餘人城中米斗千錢
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召問蜀事會械送賊誅
誤者八十九人至闕下執政欲盡誅之亮曰愚民脅
從此特百之一二餘竄伏山林者眾今不貸之反側
之人聞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帝悟
悉宥之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

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繫者而奏廢其井又除屬部舊逋官物二百餘萬還知潭州屬縣有亡命卒剽攻爲鄉間患人共謀殺之事覺法當死者四人亮咸貸之曰爲民去害而反坐以死罪反法意也徙昇州行次江州屬歲旱民饑湖湘漕米數十舟適至亮移文守將發以振貧民因奏瀕江諸郡皆大歉而吏不之救願罷官糴令民轉粟以相賙以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時宜州陳進初平而澄海兵從進反者家屬二百餘人法當配隸亮悉置不問鹽戶逋課質其妻子於富室悉取以還其家海舶久不至

使招來之明年至者倍其初珍貨大集朝廷遣中使賜宴以勞之是歲東封亮敦諭大食陀婆離蒲含沙貢方物泰山下歷知虔洪二州江陵府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復知昇州徙杭州加集賢院學士先是江濤大溢調兵築堤而工未就詔問所以捍江之策亮褒詔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却出橫沙數里隄遂成入爲御史中丞建言士民父祖未葬而析居請自今未葬者毋得輒析明年改兵部侍郎知廬州徙江陵又徙江寧府仁宗初拜尚書右丞復知廬州召判尚書都省兼知審刑院遷工部尚書知亳州又遷江陵

府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尚書右僕射亮有智略敏於政事然其所至無廉稱呂夷簡少時從其父蒙亨爲縣福州亮見而竒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邪亮曰非爾所知也陳執中梁適爲京官田況宋庠及其弟祁爲童子時亮皆厚遇之曰是後必大顯世以亮爲知人亮卒時夷簡在相位有司謚曰忠肅人不以爲是也子仲甫爲天章閣待制

陳希亮字公弼其先京兆人唐廣明中違難遷眉州青神之東山希亮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業成乃召天子庸論使學遂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儁初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

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與諸貴人交通恃勢據民地人莫敢正視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郴州竹場有僞爲券給輸戶送官者事覺輸戶當死希亮察其非辜出之已而果得其造僞者再遷殿中丞徙知鄆縣老吏曹腆侮法以希亮年少易之希亮視事首得其罪腆叩頭出血願自新希亮戒而捨之卒爲善吏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希亮禁之民不敢犯火

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復出矣遷太常博士有言桀獄活人死罪賜五品服初蜀人官蜀不得通判州事希亮以母老願折資爲縣侍親於是知臨津縣母終服除爲開封府司錄司事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希亮言陝西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青州民趙禹上書言趙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狂言徙建州元昊果反禹訟所部不受亡至京自理宰相怒下開封獄希亮言禹可賞不可罪爭不已上釋禹賞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希亮爲御史會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引罪坐廢期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弼薦希亮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希亮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竹山甲不能戢所至爲暴或疑爲盜告希亮盜入境且及門希亮卽勒兵阻水拒之命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皆欲斬甲以徇希亮獨治爲暴者十餘人使甲

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
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遂圍竹山民賊所嘗
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
也希亮察其寃下德贇獄未服党軍子獲於商州詔
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
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幾察出入飢
寒且死希亮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
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
詔釋之老幼哭希亮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柰何去
父母乎遂畫希亮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

卿希亮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
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水與橋爭常壞舟希亮始作飛
橋無柱以便往來詔賜縑以褒之仍下其法自畿邑
至于泗州皆爲飛橋皇祐元年移滑州奏事殿上仁
宗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
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希亮擅增損物價已而瓘
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希亮乞廷辨既對仁宗直
希亮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希亮希亮言臣與轉運
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
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

涕泣更諫希亮堅卧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晝劫張郭鎮執濮州通判并淵仁宗以爲憂問執政可用者未及對仁宗曰朕得之矣乃以希亮爲曹州下逾月悉擒其黨淮南飢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希亮乘傳代之轉運使調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二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益飢希亮至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罪職事辦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久之徙知廬州虎翼軍士屯壽春者以謀及誅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皆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

舍將爲不利者希亮笑曰此必醉耳也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人爲之懼希亮益加親信皆感德指心誓爲希亮死改提點刑獄江東遷度支郎中徙河北嘉祐二年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句院朝廷以三司事冗簿書留滯乃命希亮又兼開拆司榮州鬻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餘家希亮爲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籍書滯留者自天禧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希亮日夜課吏凡九月去其三之二度支吏不時勾希

亮杖之副使以希亮擅決罰由是事復滯會接伴契丹使還自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希亮聞之卽日輕騎出按吏請以兵從希亮不許其賊二十四人道遇希亮以希亮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遂相與列訴道周希亮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縣聽吾命旣至今日汝以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流軍校一人餘悉遣赴役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

不敢問希亮移捕甚急卒流海島又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徐州守暴苛以細過籍民產數十家獲小盜使必自誣抵死希亮言其狀卒以廢去數上章請老不允移知鳳翔倉粟支十一年主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希亮發十二萬石貸民有司懼爲擅發希亮身任之是秋大熟以新易舊官民皆便于闡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器縱其徒入市掠飲食民戶皆書閉希亮聞之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使者初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其死不敢動矣況此小國乎

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有秋毫不如法
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至羅拜庭下希亮命
坐兩廊飲食之護出其境無一人譯者英宗卽位遷
太常少卿獄有盜法當死僚官持不可久之盜殺守
吏遁去希亮以前議讞于朝而希亮之議是僚官懼
欲以事中希亮希亮自顧無有其事始州郡以酒相
餉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希亮以遺游士之貧者旣
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遂借此上書自劾求去
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嘗
夢異人按圖而告之年至是果然贈工部侍郎希亮
爲人清勁寡欲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
見義勇發不計禍福所至奸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
者必誅然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少與蜀人宋輔游
輔卒於京母老子端平幼希亮養其母終身以女妻
端平使同諸子學卒登進士第四子悅度支郎中恪
滑州推官恂大理寺丞慥字季常少時使酒好劍用
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爲人間里之俠皆宗之在岐
下嘗從兩騎挾二矢與蘇軾遊西山鵲起於前使騎
逐而射之不獲乃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軾馬上
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稍壯折節讀書

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
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遜於光黃
間曰岐亭庵居蔬食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皆有
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
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
蘇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慥云
論曰乘雅恬退穎不阿貴戚有儒者之風摯淳靜而
不矯池質易而長厚肅議法平恕及堂夔清修自守
蓋侍從之選也希亮爲政嚴而不殘其良吏與馬亮
饒才智而寡廉稱士論以此惜之

